



《西窪子》

延陵科學綜合室 格物研究組

Email address: hongkongensis@gmail.com

2026年3月31日



我們沒資格代亡者去原諒，要忘記也忘不了！

We have no right to forgive on behalf of the deceased,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

私たちに亡者を代わって赦す資格はない、忘れることなどできない！

【無主孤魂感應記】



紫金山下西窪子東南方正在盛放的紅梅花。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2026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五年，維丙午年孟春，至金陵西窪之地，祭無主孤魂之墓。昔年三千冤靈所瘞之所。陷於倭氛之亂，血沃城壘，骨散山阿。國之不幸至是極矣！此丘者，當倭氛陷城，血流成渠，屍骸布野，哀聲動天。國破家亡，八十餘載矣，而其魂猶集於斯，吾等感念其事，持碑一方，鐫無主孤魂碑，埋於舊壘之側，以存遺祀。再拜稽首，告曰：「吾輩後來之人，當記是地，毋使英靈湮沒。」然天地有靈，鬼神猶存，八十餘載，其魂未泯。予懷哀矜之心，埋碑以誌陰冥孤魄之名。並以新土封祠，鞠躬而告曰：「後之來者，當識此地有無主之骨焉。」及數日後，予返香海，攜土一撮，欲以存念。及啟視之，土色微白，間見碎骨如齒。予震愕驚訝，知其冥冥中有感也。悲夫！生不可為人識，死而猶示其徵，斯誠幽魄不泯之明證也。嗚呼！世變滄桑，城郭幾改，而忠魂在焉。予感其靈曰：「諸君其安，吾輩當守斯義，以慰爾心。」誠天地不泯之氣也。念及當年屠城之慘，魂斷江山，今雖時移世易，而此土猶溫，有靈不滅，以魂為祀。深感應有亡者，衣冠整肅，似笑而言曰：「謝君來祭，使吾眾得歸於故城，不復流離。」乃筆之記，以傳後人，使知天地有情，生死交心，不隔陰陽也。嗚呼！冤魂雖寂，而人心未泯；血淚雖枯，而正氣長存。願後之士，時過其地，勿忘此丘中之人，無主孤魂之墓也。

銘曰：寂而不滅，幽而猶明；風悲古壘，日照金陵。年逾八十，志在人心；魂兮勿泣，瑩兮勿荒；歲月可遷，正道永昌；芳名雖泯，正氣長馨；無主孤魂，靈谷四處；西窪子路，同行有我。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丙午年春月 延陵科學綜合室謹誌

序言一：南京.叢葬地.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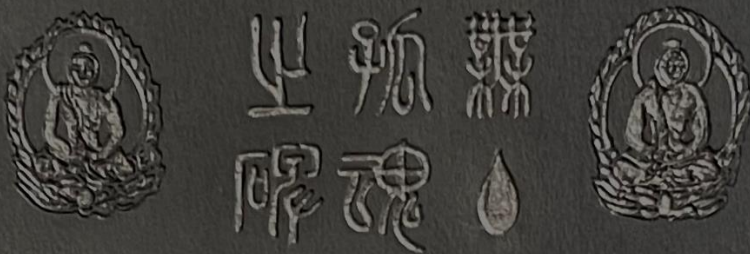
南京市內現存1937年南京大屠殺相關紀念設施約有17處叢葬地與逾20座紀念碑，配以江東門遇難碑、草鞋峽12.13碑、東郊碑、中山碼頭碑、魚雷營碑等逾20座紀念碑，共同守護歷史真相。紀念地保存遇難同胞遺骸與史跡，這些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布於下關、紫金山、雨花臺等區，江東門叢葬地（建鄴區水西門大街418號，紀念館本體）埋葬逾1萬具，是最大萬人坑；東郊西窪子村（紫金山東南靈谷寺東側）約2萬具屍堆成山；草鞋峽（幕府山北麓下關江邊）逾5.7萬人遭射殺棄江；燕子磯（六合區燕子磯）數千具江邊屍體；中山碼頭（下關區中山碼頭）約5000具；挹江門（下關區挹江門）逾3000具；清涼山（玄武區清涼山）約2000具；煤炭港（秦淮區煤炭港）千餘具；北極閣（建鄴區北極閣）約1000具；上新河（雨花臺區上新河）數千具；魚雷營（雨花臺區魚雷營）逾2000具；漢中門（鼓樓區漢中路虎踞路口）約1500具；普德寺（棲霞區普德寺，電視塔下）9721具萬人坑；五台山（棲霞區五台山）約3000具；正覺寺（棲霞區正覺寺）2000具；花神廟（江寧區花神廟）千餘具；南京大學（鼓樓區校內）約500具，合計這些叢葬地掩埋逾15萬具，餘者散於江中或未確認，總埋葬人數估計逾20萬具（崇善堂紅十字會記錄112,266具城內外掩埋為基數，江東門萬人坑等單點過萬），但因日軍焚屍棄江精確總數難定，官方認定南京大屠殺總遇難30萬人。

在南京大屠殺的17處現存叢葬地中，筆者集中研究了靈谷寺區西窪子村的無主孤魂之墓，這處遺址與官方紀錄較少，卻鮮為人知，詳盡史料確實稀缺。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在紫金山東南靈谷寺周邊橫行，1937年12月屠殺數萬中國平民與士兵後棄屍草叢，西窪子村作為民國時期人口樞紐（1931年統計39戶、186人）成為掩埋點之一。依據著名學者孫宅巍先生1980年代東郊調查紀錄進行交叉驗證。他親赴東郊叢葬地進行實地考察，深入追尋屠殺遺跡的蛛絲馬跡。當時他與夫人一同抵達紫金山東南靈谷寺東側的東郊遇難同胞叢葬地，發現一處殘存的弧形水泥墓圈，隱匿於荒草叢中。孫宅巍先生取出隨身攜帶的尺子，小心測量其弧度、直徑與殘高，反覆計算可能的原貌，試圖比對史料中記載的「無主孤魂之墓」石碑基座，但終究無法斷定這塊殘存是否為民國27年豎立的無主孤魂牌遺存。這次親歷不僅記錄於其研究筆記，更凸顯了南京大屠殺遺址考證的艱辛，提醒後人歷史真相需在殘破中尋覓，透過孫宅巍先生實地考證，能試圖填補史空白，讓無名亡靈重見天日。

承接之前對靈谷寺區西窪子村無主孤魂之墓的研究，筆者自2013年至2026年這十數年間，歷經十餘載才於近年對東郊叢葬地展開一次徹底性考察，雖成果寥寥，卻是對亡靈承諾的莊嚴踐行。這段時期，南京大屠殺研究雖有紀念館擴建與公祭升級，但東郊區域因靠近靈谷寺景區，開發壓力日增，農田已成為歷史、遺存殘跡更難覓尋，借孫宅巍先生舊紀錄比對，筆者重返現場，也見不到測繪弧形水泥墓圈擴展範圍，雖無突破性的進展，僅止於一頁田野筆記與數張坐標圖。縱使所得甚微，對個人而言，這份執著已足為慰藉，它化作對無名死難亡者的實際行動，猶如在歷史灰燼中點亮一盞微光。筆者以此文存記，盼後來者接力，讓西窪子村的無主孤魂之墓，從邊緣走入公眾視野，永銘那段慘痛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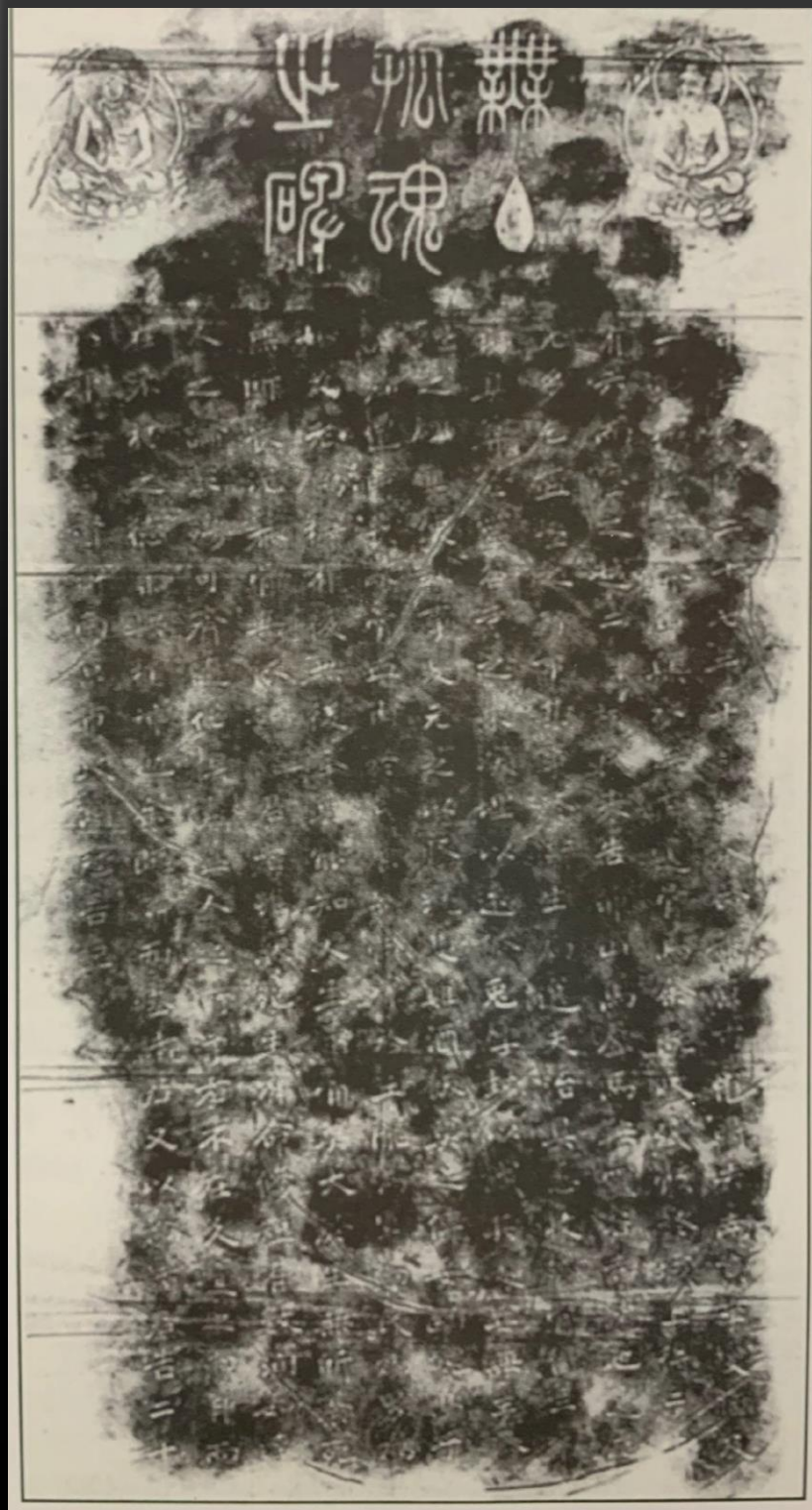
南京祿口國際機場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2026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時去南京事定將及
 一戰城闔蕪芥山顛水涘有遺骨焉余既收收骸於城上得二十
 有六而瘞之越二月村民來告山馬羣焉撥靈谷寺諸地道屍
 尤多乞瘞瘞之乃下其事於衛生局選夫治具悉收骸骨得三千
 餘具葬於靈谷寺之東深埋以遠狐兔厚封以識其處立無主孤
 魂之碑且使執事夏元芝以膠蹄糞雜酒飯奠之俾安幽魂嗚呼
 諾君遭時喪亂骨肉於荒原寄骸骨於丘隴為軍為民為男為
 婦為老為稚有從無從舉其骸知人生階痛莫大於生無所養死
 無所哀况墓骨無家如諸君者雖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數猶如逆
 人之論然焉可齊隨此俱靈蓋人之所等皆不在久暫之數月而
 在不朽之德業與精神也余既憐而感諸君又以為諸君告二十
 八年一月皆辦南京市政高冠吾記

《無主孤魂之碑》

為紀念南京大屠殺特別製作南京靈谷寺東郊無主孤魂墓碑復原模型作品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 彼岸花工作室製作 2023



《無主孤魂之碑》原碑文拓片

《無主孤魂碑》拓片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無主孤魂墓祭奠碑



為了向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無數遇難同胞致以最深的敬意，延陵科學綜合室特意製作了一方細小的無主孤魂碑。也稱之為「祭奠碑」，象徵對在苦難中失去生命的無名亡靈的永恆悼念。碑雖不大，卻承載着沉重的歷史與真摯的情感。對亡者並未被遺忘，記憶仍在延續。碑上沒有姓名，因為那是為無數無名靈魂而立；我們前去致敬，不是形式上的祭禮，而是一份歷史的良知與心靈的共鳴。願這座「祭奠碑」長存於此，成為提醒後人的記號——讓那段生命的代價，不再被遺忘；讓歷史的呼吸，在土地與風聲之間，繼續迴盪。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2026

南京拉貝故居的庭院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商人約翰·拉貝（John Rabe）在中國首都南京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以非凡的人道精神救助數十萬中國難民，成為一段歷史佳話。1937年南京淪陷後，日本軍隊發動大屠殺，拉貝與其他外國人士在城內設立安全區，為中國婦孺提供庇護，據其日記記載，安全區收容逾25萬人，他親自出面數十次向日軍交涉，阻止暴行，甚至打出納粹旗以震懾入侵者，挽救無數生命。筆者曾兩度到訪南京，每次必前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的拉貝故居憑吊，觸摸那座小樓的磚牆，深感這位「南京的活佛」對人性的守護，至今仍感動後人銘記人性光輝。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南京拉貝故居的庭院



展出在拉貝故居展出的這幅珍貴照片，以窗戶為框景的形式呈現，宛如一扇穿越時空的視窗，直擊80多年前南京國際安全區的真實一幕，讓人震撼不已。照片中，窗外數十名中國難民圍成一個圈，席地而坐，神情疲憊卻井然有序，他們身後豎立著國際安全區的白底紅十字旗(降旗後，國際安全區解散)，象徵著這片淪陷城中的最後庇護所。拉貝先生當年以此方式記錄下1937-1938年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慘況，這張照片鮮活而逼真，每一張面孔、每一絲衣衫褶皺都訴說著戰火下的求生掙扎，令我們不由得回溯那段血淚歲月，緬懷拉貝等人的大愛給包括西方在華的傳教士，醫生，及教職員，他們對戰火中的南京給予的人道援助。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南京拉貝故居的庭院裡的紫金花



在南京拉貝故居的庭院裡，一株紫金花靜靜綻放。陽光灑落在花瓣之上，那抹紫紅的色澤帶着一種難以言說的力量——既是柔軟的，又是堅毅的。有人說紫金花象徵着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它見證了這座城市從廢墟與血淚中再度綻放的過程。那一片花影，不再只是季節的風景而是一種無聲的追憶。在拉貝故居這樣的地方，花的存在更顯得深長。當年的人們在此避難，生與死的界線如此貼近，然而如今生命再次開花。紫金花的再生，像是歷史對人性的回答——歷經苦難，仍能迎風而立。它既象徵哀悼，也象徵重生；提醒世人不應忘記那段黑暗，更要珍惜生命的尊嚴。站在花前筆者明白到，這城市的記憶不是冰冷的碑石，而是一朵柔和卻又頑強的花。紫金花讓歷史仍在，讓希望也不滅。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序言二：回首的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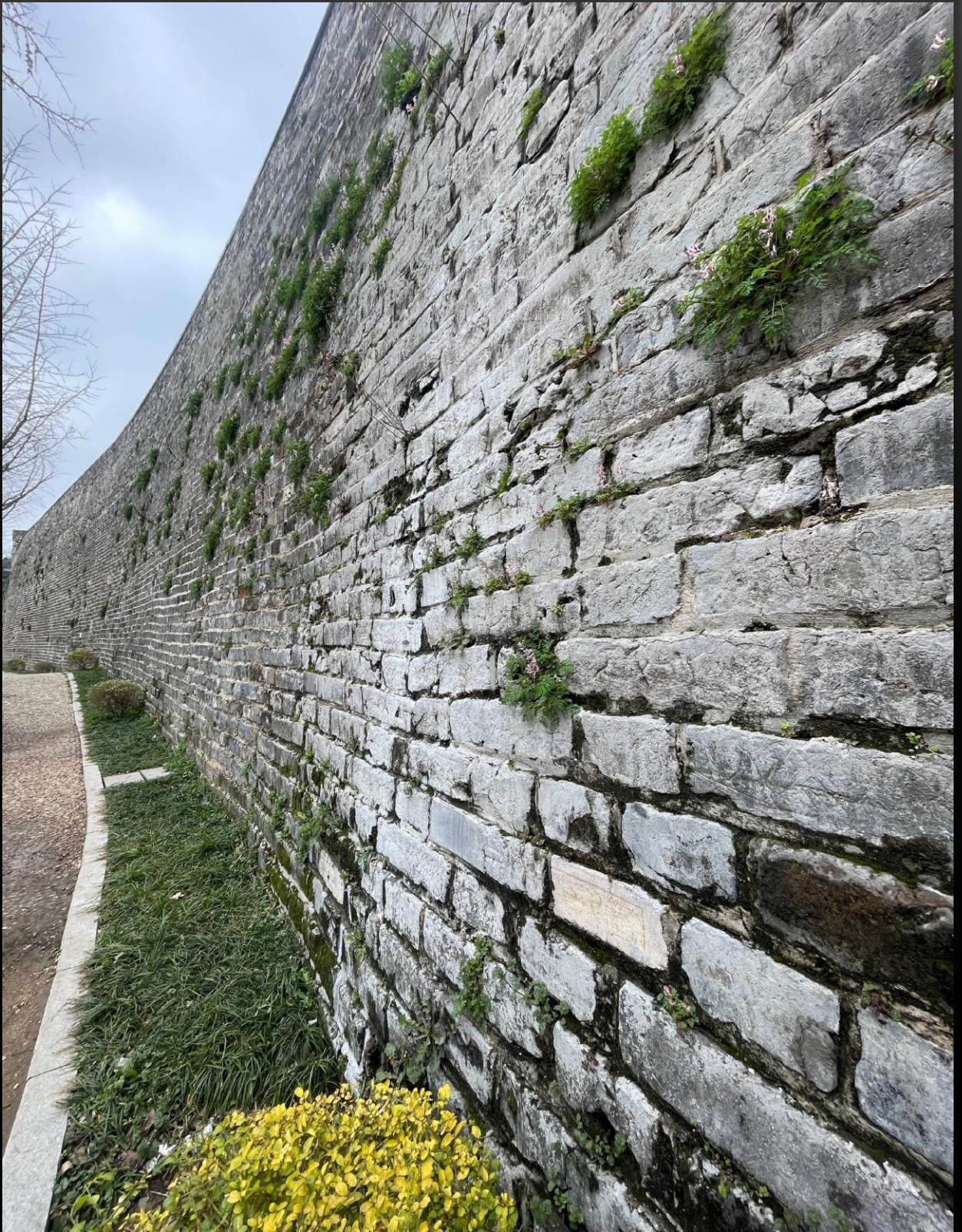
通過中山門直往大屠殺與東郊叢葬地。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歷史有時並不是我們主動尋找的，它會自己走來，於某個午後，輕輕掀開你的生命一角，讓你從此無法轉身。從我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起，算來已近二十年。那是一段漫長而孤寂的旅途，每一次翻閱檔案、重訪舊地，都像在荒煙蔓草之中尋找一個遠去的呼吸。筆者仍記得第一次走進江東門的午後。陽光帶着灰濛，風裡裹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氣味。那時我毫無預期，只是隨意地走，卻竟在那裡，遇見了遇難者的骸骨。那瞬間，時間似乎靜止，彷彿陰陽兩界短暫交會。我稱那日的經歷為《陰陽會》，因為那確實像一道無形的契約，被死者呼喚，也被命運牽引。此後的十年間，也曾夢見南京悽慘的哭聲，那裡埋葬着那些從未被祭奠的亡魂。靈谷寺東郊在心底縈繞，如一個無聲的召喚。

2013年筆者曾計劃動身前往靈谷寺，東郊無主孤魂墓，卻最終因扶老攜不便於行程，而未能成行。是日之夜返洪武路下榻酒店，筆者竟躺在沙發之上不能動彈，剛開始一身冷汗，頭腦如天旋地轉，耳鳴之音不斷迴響，一直維持過凌晨之後，卻突然紓解始能站立，此乃靈谷東郊叢葬之首次感應，然而人的願望，一旦真切總會被某種力量聽見。那份緣似乎從未中斷，反而愈發清晰。終於十有三年，筆者還是走到了那裡，向無主的孤魂俯身，輕聲問候。那一刻，風在林中低語，我感覺亡者就在身邊，靜靜地知曉一切。

筆者曾走過三個傷痛的地方：波蘭的奧斯威辛、中國的南京、日本的長崎。這些名字在人類歷史的記憶中如深谷的回聲，無論你站在哪一面，悲傷總是同樣沉重。奧斯威辛的鐵欄仍冷，南京的河水仍暗，長崎的殘垣仍在風中顫抖。這些都是曾經的「現場」，卻也是我們仍未甦醒的噩夢。最難堪的是歷史被遺忘的速度。那些無名的靈魂，能承受戰火，卻無法抵抗人們的漠然。當政權用選擇性的語言包裝過去，用虛構的故事取代傷口的真相，歷史便再一次被殺害。2025年上映的《南京照相館》這部作品，心中難免感到不安。劇中所編寫的情節雖然立意在於表達人性與歷史的悲痛，但對南京大屠殺這段史實卻有明顯偏離。真正將當年慘況向世界揭露的，是以拉貝、馬吉、魏特琳等為首的「國際安全委員會」成員，這些外籍人士以良知與勇氣記錄真相，使外界得以了解南京的苦難。若將這段事跡硬生生改寫為「中國人互助而成」，雖出於美化民族情感的意圖，卻反而模糊了歷史的真面目與脈絡。如此處理不僅削弱了真實事件的可信度，也可能讓觀者誤解真相。歷史應當尊重事實，而非迎合情緒。唯有如實呈現，才能讓那段悲劇的警示力量長存於世，不被虛構所稀釋。

有些東西不是可以自由創作的。被改寫的歷史，以這種形式處理南京大屠殺的情節，卻又與真實歷史有嚴重的衝突，筆者絕不苟同。當自我感覺良好之時，有否意識到將來要承擔的後果？！紀念不僅是為了記住悲劇，也是為了讓人性不要再墜入深淵。那年站在靈谷寺大仁大義坊的山路上，心中忐忑四處找尋，風掠過竹林，像舊時的哭聲。那些亡者，也許從未離開，只是靜靜凝望人間，看我們是否還願意面對真相，看我們是否還記得他們的名字。歷史的審判未曾結束，它只是換了一個形式繼續。願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控訴誰，而是為了提醒自己的記憶，是人類最後的誠實。當有人試圖掩蓋、扭曲、遺忘時，我們能做的，就是繼續說出那已被風沙掩埋的真實，讓亡者安息，也讓生者不再蒙昧。



南京玄武湖南岸台城的明代城牆，雞鳴寺的後方，全長253米。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一、南京鐘山下的西窪子村



紫金山下的東郊區域，一片遼闊草地，過去曾有東窪子村和西窪子村兩條古村落。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南京紫金山靈谷寺東南一帶，自古屬鍾山東麓山前台地與丘陵地帶，至明清之時，已形成若干依山村落與田園聚落，其中後來被稱為「西窪子村」的地帶，即位於今日中山陵—靈谷寺東側與南京體育公園一帶。從現有公開資料看，「西窪子」作為明、清地方志中明確書名的村名並不突出，更像是一個按照地形而來的自然地名。所謂「窪子」，在北方與江淮一帶方言，多指洼地、小盆地或地勢低陷處，「西窪子」即指位於某一參照點（如村落中心或道路）以西的一片洼地。這種命名方式，在中國多地村落地名中極為常見。明清時期地形與村落雛形現可查公開資料多集中在靈谷寺本身，對「西窪子村」明清以來的具體村史記載非常稀少，推測主要原因是：此類小村往往只在府縣志中略見村名，未必有單獨條目。靈谷寺前身為南朝梁開善寺，至明洪武年間因明孝陵營建而遷至現址，朱元璋賜名「靈谷禪寺」，封為「天下第一禪林」，使紫金山東南麓一帶成為重要宗教與帝陵空間。在這種格局下，周邊必然出現為寺院、陵寢提供勞力與糧食的自然村與小聚落，形態多為以姓氏或地形命名，如「某家村」「某冲」「某窪子」等。依其他地區地方志例子，類似「窪子」地名常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的小谷地」或「低地積水之處」。

清末至民國：城郊村落與「陵園—寺院—村落」格局，清末以降，南京東郊隨著近代城市開發與中山陵建設而發生變化，靈谷寺依然存在，周邊村落則介於傳統農村與近代公園—紀念建築之間。民國時期，中山陵工程建成後，紫金山一帶成為象徵性的政治—文化空間，靈谷寺附近亦建有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紀念碑暨公墓等紀念性建築，使整個東郊呈現「帝王陵寢—革命陵園—佛寺—村落—田野」錯落分布的格局。西窪子村作為靠近靈谷寺與山麓道路的普通村落，一方面仍保持農作、居住功能，另一方面也因地理位置而直接暴露於戰爭前線與佔領軍的暴行範圍之內，為後來成為大屠殺叢葬地埋下背景。到清末民初，正陽門（中山門）外、紫金山東麓一帶逐漸由傳統農業村落，轉為「城郊結合部」：一方面仍有田園、村落，另一方面因為明孝陵、靈谷寺及後來的中山陵工程，使該地段成為政治象徵與公共紀念空間集中的地區。西窪子村便是在這種背景下，夾在宗教聖地、帝王陵寢與新式紀念建築群之間的一個普通村落。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東郊一帶遭受嚴重屠殺與破壞，史料中就曾描述東郊「尸蔽丘隴，骨暴荒原，因久無人收，而致腐爛腥臭」。其中包括中山門外至馬群一帶，也涵蓋西窪子附近地區。崇善堂等慈善團體開始在這一帶收殮遺骸，據紀錄自中山門外至馬群一帶共收殮約三萬三千具屍體，就地掩埋於荒丘或田野，其中一處重要叢葬點，便是今日名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中山陵西窪子村」的所在。中共由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南京東郊逐步改造為體育與休閒綠地。原西窪子村與東窪子村在城市改造中拆遷，原村址被整理為體育公園、南京體育學院相關設施，但在靈谷寺與體育公園之間保留了一座陵園與石碑，明確標示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中山陵西窪子村」，作為對這段歷史的永久記憶。

圖版

民國十七年紫金山明孝陵中山陵靈谷寺地圖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下)內的 總理陵園地形全圖(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開始實測至12月完成)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圖版

民國十七年紫金山東郊區域西窪子村(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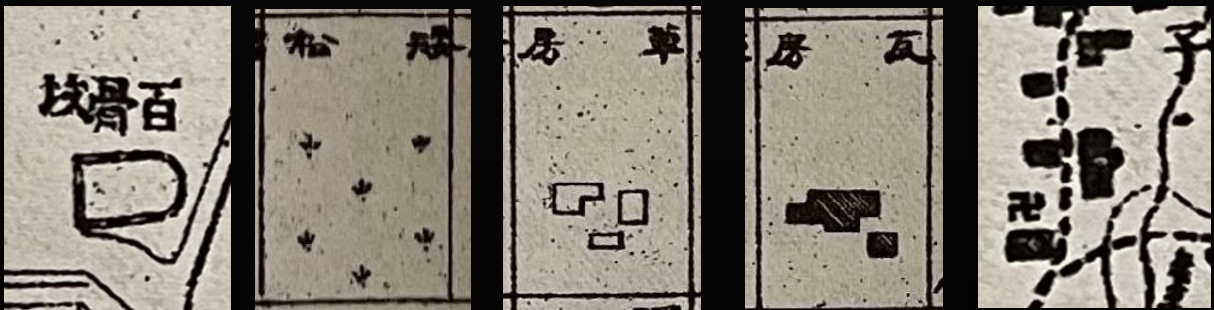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下)內的總理陵園地形全圖,可以見到東郊區域西窪子村(放大)。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二、西窪子村上的小廟及百骨墳

民國地圖上看到、位於「西窪子村」附近的那一座寺廟，以及「百骨墳」這個具體墓地，沒有清楚資料可直接對應的文字記錄，所以無法斷定寺廟名稱，也無法肯定「百骨墳」埋葬的是哪一批人，只能提出較審慎的推測路徑。民國時期地圖標在西窪子村附近有一座寺廟，這本身上較為有研究價值：說明那不是隨意的小祠，至少在當時繪圖者眼中，是有一定規模或地位的宗教建築。在沒有辦法實時調查出那張地圖細節的情況下，只能從幾個方向來判斷：西窪子在地理上位於中山門外、靈谷寺以東/東南、馬群方向之間。民國地圖通常會把「大寺廟」標名（如靈谷寺、蔣陵周邊的新建紀念建築），規模較小的村寺廟，可能只畫出寺形符號或簡略名稱。如果這座寺廟圖例看起來比普通小祠廟更突出，可能是某個歷史較久的寺院；如果只是一個小「廟」字或無名寺的符號，它可能只是服務附近村落土地廟、觀音廟、城隍性質的小廟。與地方志地名比對，查《南京地名志》《玄武區志》《南京文物古蹟志》等，看在「中山門—馬群—靈谷寺東南一帶」皆有沒有記載某寺名，然後再對照手上的民國地圖標注位置。一些志書會有舊寺「今存/已廢」的記錄，民國時尚存，後改為小學/公社/村委會之類。不能武斷等同於靈谷寺附屬由於靈谷寺本身在西邊，所看到的那座寺廟在西窪子「附近」，位置上未必就是靈谷寺本體有關，更可能是靈谷寺山場範圍內的一個小庵。

「百骨墳」的性質是專門墳？還是亂葬崗？「百骨墳」這種名稱，本身就帶信息，通常有幾種常見情況（結合中國各地相似用法來看），從字義看「百骨」往往不是字面上只有一百具骨骸，而是泛指「很多無主或集體骨骸」~「墳」通常指有意識堆土、起封土的墓體，不是零散埋骨。幾種常見來源類型在其他地方的案例中，「百骨墳」「百姓墳」「萬人塚」等名稱常出自戰亂或屠殺後，就地掩埋大量死者（如戰場、屠殺場附近的集體坑）；災疫（瘟疫、饑荒）中死亡者的集中葬地；長期「撿骨、合葬」的無主骨殖地，即俗稱「亂葬崗」，後來集中堆為一處大墳，收攝周邊散骨。結合西窪子村周邊歷史來看西窪子村所在的東郊地帶，有幾層歷史背景疊加，明清以來，城郊戰事不時波及，太平天國、軍閥混戰、北伐內戰都可能在城外留下集中埋葬地；1937年南京大屠殺後，崇善堂等在中山門外至馬群一帶收殮約三萬二千具屍體，就地掩埋成多處「叢葬地」，其中包括西窪子村附近。目前能負責說的範圍因為我現在無法再調用更多資料，也看不到你那張民國地圖的具體標註，只能很審慎地講，「百骨墳」極大機會是一個「集體埋葬多數遺骸」的地方，而非單一家族墳，它有可能是戰亂（包括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等）後的臨時集體葬地，或更早期瘟疫、災荒導致的大規模死亡後，就地集中合葬；1937年前後的大屠殺叢葬點，後來在民間口頭習慣中被叫作「百骨墳」。但比無主孤魂墓地存在更早。



民國十七年(1928年)西窪子村地域的圖示,當中有百骨墳、矮松、草房、瓦房、堤埂、寺廟。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2026

西窪子村的早年地貌，可以從民國南京舊地圖上所標示的「矮松」猜想到，是開闊開陽的，但不知道是否如現時的矮柏樹還是松樹，但當年可能是經過修剪或本身生長較矮的松樹，而不是柏樹。這裡的「矮」是形容樹形高度，而非一個獨立的物種名稱，多屬廣義的松屬觀賞樹栽培形態。為何可判斷是松而非柏，「矮松」在植物學上本就歸於松屬（Pinus），例如常被用來指北美二針松等矮型松類，說明這個詞本身是松樹範疇的用語。園林描述中，常寫「假山腳下植矮松數枝」，是指在山石邊配置低矮松類，營造山林意境。民國時期的城市與陵園規劃，若種柏樹，多會直接標「柏」或「側柏」等，較少以「矮松」稱柏，故不會是現在種植的側柏。

二a、西窪子村周邊人口分布

南京靈谷寺景區現行公開資料主要列出的是靈谷寺、無梁殿、靈谷塔、志公殿等景點，但在民國期間卻有著幾個地點各稱，如「萬壽寺」和「安樂堂」，但文獻上暫沒見到。當代主要遺存或現存寺院名稱。因此，如果你看到的是「靈谷寺附近的萬壽寺」，很可能是史料、舊地名，或與其他城市同名寺院混淆的結果，而不是今天在靈谷寺景區內一座仍完整存在的寺院，《景定建康志》記載的「安樂廬」是建康府的社會救濟設施，主要用來收容途中患病、無處可去的人，帶有救護與防疫性質，屬於城市公共慈善機構。文中還說它有兩所，並記載了建置經費，說明這不是一般宗教殿宇，而是官府主導的公共收容場所。安樂廬為宋代臨時機構，早已不存；萬壽寺若指南京近郊，無證據證明其在靈谷寺旁且現存（靈谷景區現有無梁殿、志公殿等）。

另外從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下）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編撰資料上得知，民國二十年（1931年）6月的統計顯示，南京中山陵附近靈谷寺以東一帶村落人口以農業與勞工為主，其中西窪子村作為該區域最大聚落，尤為突出。萬壽寺僅6戶人家、42人（男18人、女24人），農民3人、工人3人；靈谷寺10戶、66人（男47人、女19人），農民12人、工人10人，及僧8人；安樂堂11戶、70人（男37人、女33人），農民11人、工人1人；東窪子村29戶、89人（男80人、女9人），農民與工人各1人。相比之下，西窪子村擁有39戶人家、186人（男96人、女90人），職業農民45人、工人12人、軍人2人，不僅戶數與總人口遠超周邊，性別分布均衡且職業多樣，還帶有少數軍人成分，凸顯其作為靈谷寺東側農業樞紐與經濟中心的穩定地位，為研究民國南京近郊村落轉型提供了關鍵對比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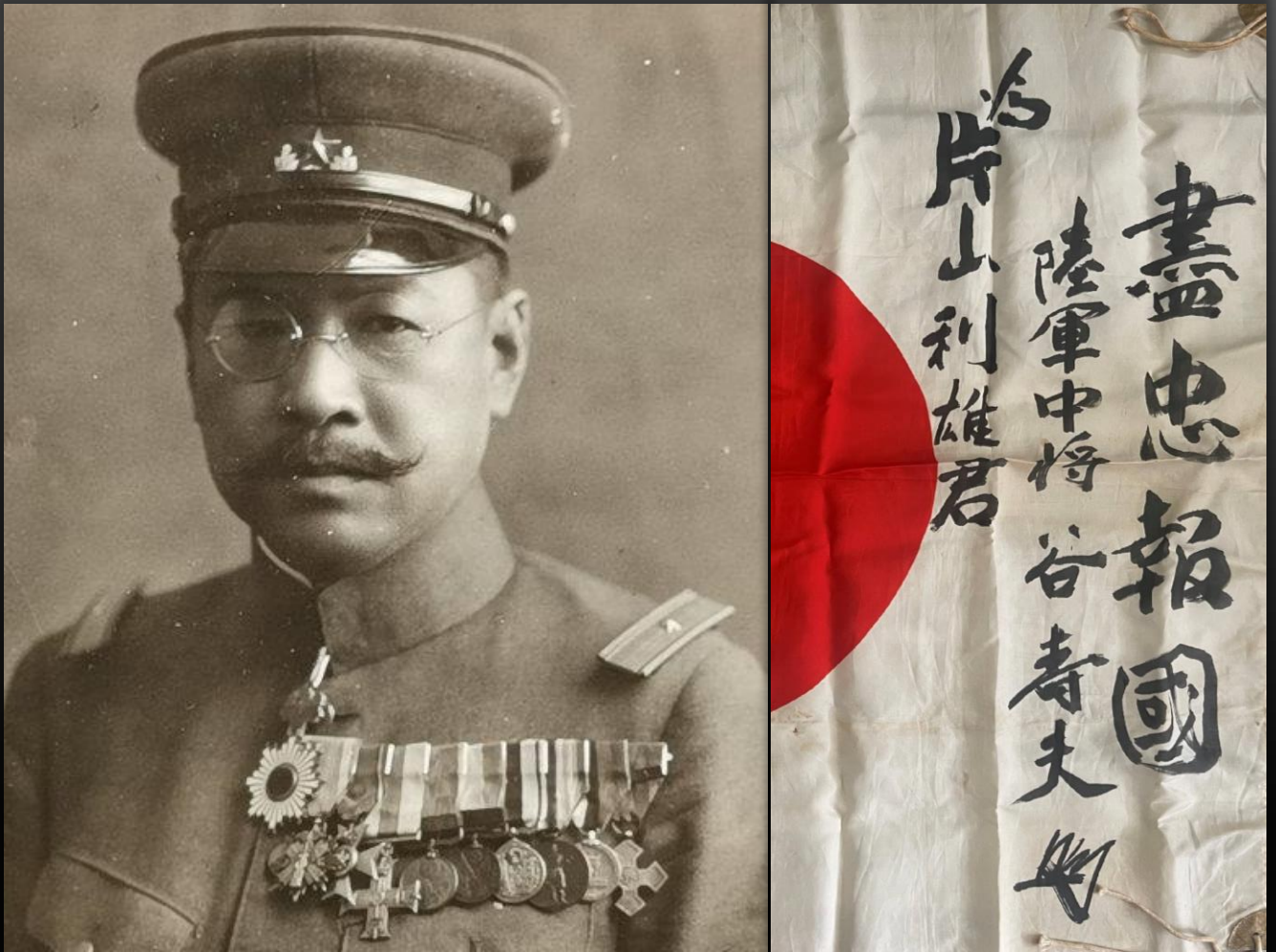
1930年代首都計劃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所規劃的中央體育場。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南京大屠殺的新聞原照片



這是一幀有關當年南京大屠殺的新聞原照片，幅度 21.5 厘米 x 17 厘米，為本館的一件重點收藏，照片保存相當良好，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由美國記者拍攝，這個歷史鏡頭已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血與淚的悲壯回憶，一九三七年中華民國首都南京陷落在日軍手中，平民百姓任人魚肉的有力見證，相中的日本士兵手持自動手槍向著兩名中國平民，根據照片背後的解釋為「Japs shoot Chinese Prisoners」「日本鬼向中國的俘虜開槍」，相信這兩名俘虜最終也難逃被害，然而這兩名被害的同胞究竟是甚麼人？現今學術界上認為他們是南京的一間禪寺裏的僧人，其中一位還是禪寺的住持大師，從照片的光線來看應該是白天的中午，日影垂直在草地上，這名行凶的日本劊子手，身上背著皮包，左手緊握武士刀。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盡忠報國」戰旗為谷壽夫(左圖)曾親筆毛筆手書,還簽上花押。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谷壽夫中將(1882-1947)作為南京大屠殺的主要策劃者和執行者之一,其部屬第六師團於1937年12月13日前後攻佔中山陵靈谷寺東郊的軍事行動,標誌著日軍對南京城防的最終突破。軍事進攻與掃蕩策略上,谷壽夫指揮第六師團自12月10日起,從南京南郊秣陵關、雨花台以西發起猛攻,採用多路包抄與火力壓制戰術,迅速瓦解中國守軍防線。12月13日,該師團突破中華門後,轉入城區掃蕩階段,主要針對殘餘抵抗力量實施「清剿」,包括機槍掃射、炮擊及近身刺殺,旨在殲滅潰散士兵並防止反撲。此策略不僅確保佔領點鞏固,還為後續暴行創造條件。主要行動區域在掃蕩行動集中於南京東南及城南地帶,包括中山陵、靈谷寺東郊、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寺、下關及草鞋峽等區域。這些地點多位於紫金山南麓至長江沿岸,地形複雜,便於日軍隱蔽屠殺;中山陵靈谷寺東郊作為突破口,成為首波重點控制區,日軍在此捕大量中國士兵與平民。在屠殺命令與拒絕投降政策上,谷壽夫不僅默許部下暴行,更明確提出「不接受投降,予以殺害」的立場。戰犯審判記錄及相關證詞顯示,他於入城前後下達指示,拒絕中國守軍投降,命令部下對舉手投降或已解除武裝的士兵實施無差別屠殺,包括集體槍斃、刺刀刺殺、活埋及焚屍滅跡。此政策直接導致第六師團在上述區域執行數萬人規模屠殺,谷壽夫以「解除士兵軍紀」為由縱容並推動此類行動,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

谷壽夫第六師團在攻佔中山陵靈谷寺東郊後,對馬群、東窪子村、西窪子村、茆山、馬鞍一帶實施了極其殘酷的掃蕩行動。以「清剿殘敵」為名,日軍動用機槍、刺刀和大炮,對中國士兵、偽裝平民及農村居民進行大規模圍捕屠殺,許多俘虜被集中於村落空地或山坡集體槍決、刺殺或活埋。此區域屍骸特別密集,茆山、馬群、馬鞍、靈谷寺等地屍體堆積如山,數以千計的遺骸散佈於溝壑田野,多處發現被焚燒的屍堆,顯示日軍有系統地毀滅證據;此現象直接源於谷壽夫拒絕投降、格殺勿論的政策,導致第六師團在突破口周邊製造了南京大屠殺的典型「屍山血河」場景。



「盡忠報國」戰旗谷壽夫曾親筆毛筆手書「盡忠報國」四字，贈予其戰友片山利雄，作為日本軍隊的出征戰旗。此旗象徵其軍國主義狂熱，與其南京罪行形成諷刺對比，如今成為歷史警示文物。有傳片山利雄是日本陸軍軍官，主要在二戰時期服役於第六師團，與谷壽夫中將同屬該部隊，關係密切為戰友。據歷史記載，他擔任過大佐官銜，隸屬步兵第五旅團下屬單位，曾參與中日戰爭相關戰鬥。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圖版

民國三十年中央體育場東郊西窪子村孤魂墓鳥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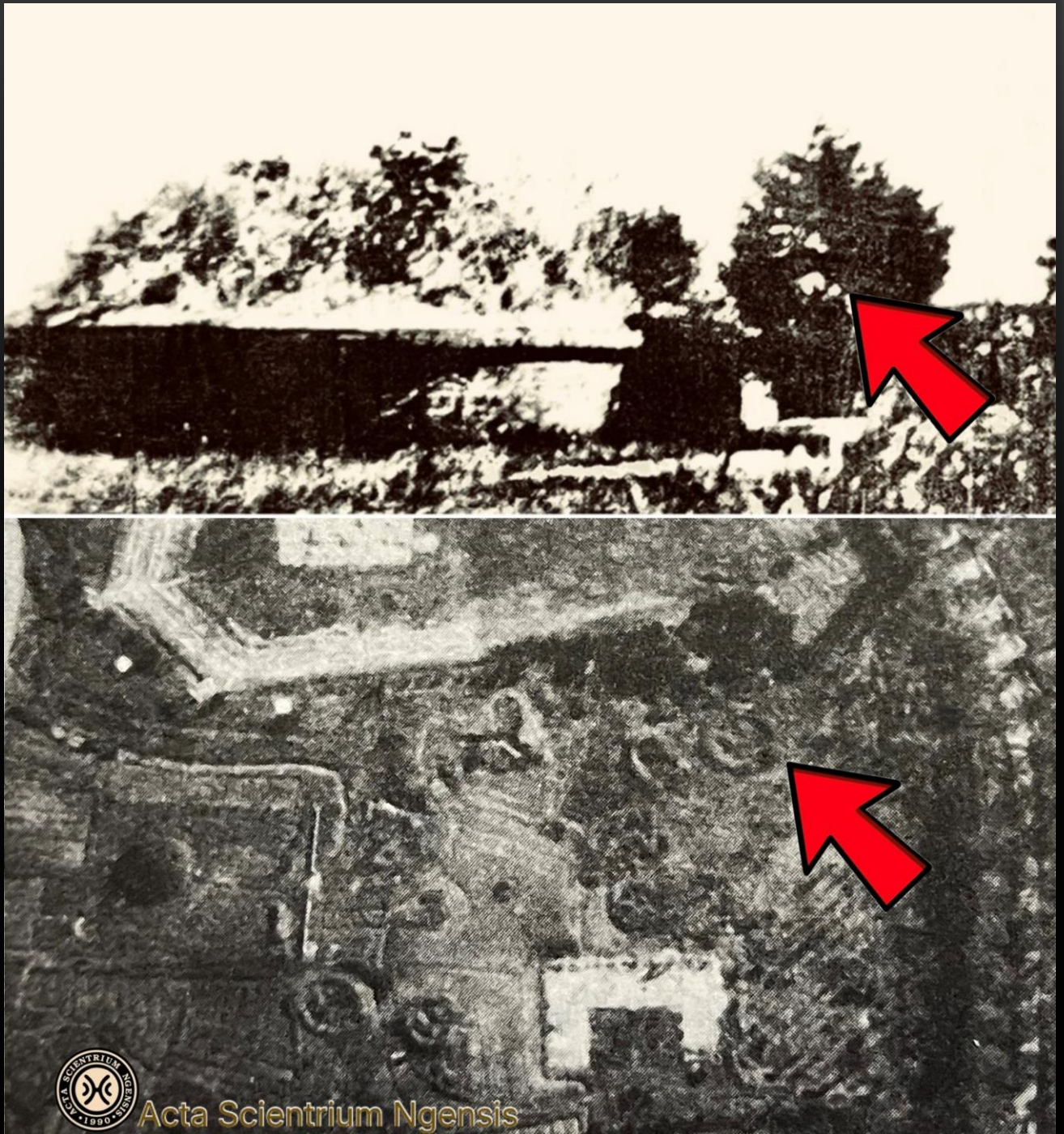
Acta Scientarium Ngensis

1939年11月中央體育場東郊西窪子村孤魂墓鳥瞰. 紅箭嘴為孤魂墓所在位置..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Acta Scientarium Ngensis 2026

圖版

民國三十年靈谷寺東郊西窪子村孤魂墓鳥瞰(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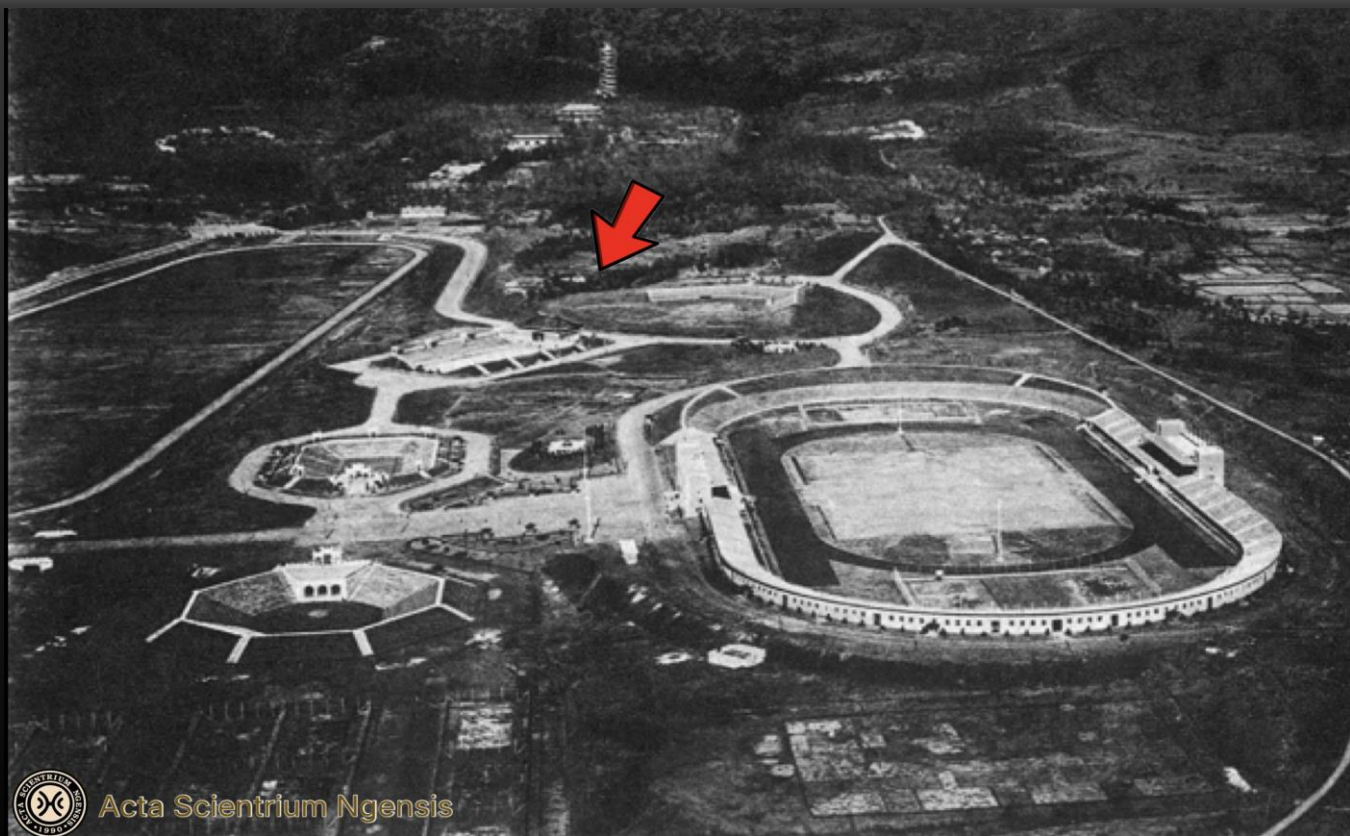
民國時期的歷史照片中，曾見到一張1939年11月由高空航拍的南京中央體育場鳥瞰圖，從中可辨識靈谷寺以東郊無主孤魂墓的所在位置(見上放大圖)。從畫面所見，墓地呈圓形墳丘，四周環境較為空曠，僅零星分布着一些矮樹；這一景象，與今日所存的歷史影像大致吻合。筆者在細察該處時，亦留意到附近似乎還有若干形態相近的擬似墳丘痕跡，只是目前尚未能進一步核實其具體身份與背景，有待日後更多史料與實地考察加以釐清。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西窪子村無主孤魂墓今昔



上方的圖片呈現的是1940年代「無主孤魂墓地」的原貌。那時墓地殘破荒涼，周圍雜草叢生，墓碑多已崩塌，文字模糊難辨，部分碑石甚至遺失於戰後的動盪歲月之中。那是一段未經整修、亦無人問津的時期。這片土地承載着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無數無名亡者的遺骸，是人類良知最深層的傷痕。下方的圖片則拍攝於2026年，是同一處無主孤魂墓地的現貌。經歷了近八十年的滄桑，墓區早已整潔有序，碑體重新修復，周圍樹木成蔭，環境靜謐安詳。1985年由南京市政府主持的修葺工程，使這片被遺忘的墓地重新獲得應有的尊重。重立的紀念碑，不僅恢復了歷史的莊嚴，也代表世人對亡靈永恆的哀思。兩幅影像之間，跨度超過半個世紀，昔日的荒蕪與今日的寧謐形成強烈對比。它們共同訴說着一個信息：雖然時間流轉，但記憶不減；歷史悲劇雖已遠去，對真相與人道的守護，仍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責任。舊日西窪子村內的無主孤魂墓，今日稱為南京大屠殺與東郊叢葬地。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中央體育場向靈谷寺東郊西窪子村孤魂墓鳥瞰



Acta Scientarium Ngensis



Acta Scientarium Ngensis

上圖：中央體育場向靈谷寺東郊西窪子村孤魂墓鳥瞰情況。 下圖：2025年4月孤魂墓的水彩復原圖。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三a、西窪子村上大屠殺與東郊叢葬地

大屠殺與東郊叢葬地，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侵華日軍在全城範圍內實施大屠殺。史料紀錄中，尤其指出東郊一帶受害極重：「東郊一帶尸蔽丘隴，骨暴荒原，因久無人收，而致腐爛腥臭。」這一描述涵蓋了從中山門外至馬群一帶的廣闊區域，也包括靈谷寺附近及西窪子村一帶山谷與低地。1938年四月起，南京地方慈善組織崇善堂等開始系統地收殮屍骸，根據記載，自中山門外至馬群一帶共收殮約三萬二千具遺體，就地掩埋於荒丘田野，其中部分地點後來被正式定名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在靈谷寺以東不遠，原西窪子村舊址旁立有石碑，碑面明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中山陵西窪子村」，碑背文字亦說明該處正是當年東郊收殮與就地掩埋遺骸之所在之一。今日所見的陵園「建在西窪子村舊址」，其周圍已規劃為體育公園，與南京體育學院網球中心僅一牆之隔。改革開放以後的整治與紀念根據報導，西窪子村與東窪子村在若干年前進行城郊改造，村民遷出後，原址改建為體育公園、水面與遊憩設施，成為市民劃船、放風箏、騎車的活動場地。在靈谷寺通往體育公園的道路旁，豎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中山陵西窪子村」石碑，碑後文字詳細記述1937年南京淪陷、東郊屍體遍野，以及1938年崇善堂等組織收殮安葬三萬二千餘具遺骸的過程，使普通遊人在休閒之餘，也能感知腳下土地曾經的歷史重量。1938年崇善堂等收殮與就地掩埋紀念碑背面文字記載：1937年12日日軍屠殺後，東郊一帶「尸蔽丘隴，骨暴荒原，因久無人收，而致腐爛腥臭」。

1938年4月起，崇善堂等慈善團體開始在「中山門外至馬群一帶」收殮，總計約33000具遺體，就地掩埋於荒丘或田野，西窪子村所在區域就是這個帶的一部分。西窪子村腳下約三千人，報導指：在這二萬三千具遺體中，「約有三千人就埋在紀念碑腳下」，也就是今天這座「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中山陵西窪子村」陵園之下。有老人回憶，當時遺體運來想要安葬，但數量太多，「堆在一起不用埋葬就成了墳山」，說明此處應是把大量屍體集中堆積，再覆土形成的大型叢葬坑或多個相連坑，而非逐一棺葬。日本老兵東史郎的回憶，1937年12月13日左右，其部隊曾將7000多名被俘中國官兵押到距碑不遠的一個村裡，交各中隊分批自行處死，西窪子村一帶正是這類集體屠殺和棄屍的集中地之一。從這些材料看，西窪子村叢葬坑應該是在1938年收殮行動中利用當地地形，就地掩埋大量散布於東郊戰場與村落周邊的屍體所形成的集體坑，但具體「哪一年由哪家考古隊挖掘出多少具骨骸、坑形如何」的細節，目前公開的學術期刊也檢索不到。



東郊區域西窪子村是一片小斜的窪地，不難見到因積水而成的小水潭。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四、無主孤魂碑的湮沒

日寇志之《西窪子》無主孤魂碑二

西窪子村內的無主孤魂碑（或稱孤魂碑），確有歷史文獻記載其遺失情況，但具體「遺失時間」與「遺失方式」多為間接推斷，無精確到某月某日的目擊記錄。根據可靠史料，這座碑最初由偽南京市政公署督辦高冠吾於1939年1月下令立碑，衛生局負責在靈谷寺東（即西窪子村一帶）收埋3000餘具東郊遇難者遺骸後，同年10月正式立碑紀念，碑文明確為「無主孤魂墓碑」，用以標識大屠殺後的叢葬地。這與南京其他叢葬地（如雨花台、江東門等）的早期紀念碑模式一致：戰後慈善團體或偽政權為收殮屍骸而立，碑文拓片多存檔，但原碑易因戰亂、地質變化而毀損。原碑遺失的記載與時間線近代史料明確記載：「考其碑文拓片猶在，惜乎原碑已湮沒无存。」，「湮沒」（被泥土掩埋、淹沒）一詞在此有雙重含義不是「被偷走/人為破壞」，而是「自然毀損或地表變化導致無法辨識」。

具體遺失推斷時間~1939年立碑後至1988年重立前，即約50年間，原碑已不見蹤跡。最可能的遺失時段：1940年代戰亂或1950-1960年代城郊改造。無明確年份記載，但有關鍵事件線索，1941年墳墓崩壞：你提到的這一說法有一定合理性。史料雖未直指「1941年」，但東郊叢葬地多處記載過「雨水沖刷、丘陵塌方」導致封土流失、碑石傾倒/被泥土掩埋的情況。西窪子村位於紫金山東麓丘陵，地勢洼地（「窪子」即低窪），雨季易塌方，若1941年該地發生山崩或暴雨，碑石確有可能被泥土深埋。這與「湮沒无存」的描述吻合，但目前無直接史料證實「1941年」具體崩壞事件與碑石直接關聯。戰後土改與城市開發：1950-1970年代，南京東郊進行土地整理、農田改造及後來體育設施建設，原村落、荒丘被平整，碑石可能在推土機作業中被埋入地下或移走。1988年南京市政府重立新碑時，明確註明「原碑已湮沒」，暗示當時已無從尋獲。專家研究與推測南京大屠殺相關叢葬地研究（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地方志編纂）多將此類碑石遺失歸因於，自然因素（50%）丘陵地帶雨水沖刷、土層滑動，常見於其他叢葬地中。人為因素（30%）戰後未及時維修，加上文革動亂時期對「偽政權遺物」的破壞或忽視。開發破壞（20%）西窪子村拆遷建公園時，原地表被大幅改變。

若然1941年墳墓崩壞被埋入泥土的假設，在地質與事件脈絡上亦可考慮，如1939年剛立碑，距南京淪陷僅2年，地表尚不穩固，紫金山東麓多泥石流記錄，1940年代戰時疏於管理保護，碑石易傾覆/掩埋。但這仍屬合理推測，需考古勘探或檔案佐證（例如查偽南京市政公署檔案或1941年南京暴雨記錄）。紫金山東麓多泥石流記錄，1940年代戰時疏於管護，碑石易傾覆/掩埋。但這仍屬合理推測，需考古勘探或檔案佐證（例如查偽南京市政公署檔案或1941年南京暴雨記錄）。1988年重立碑的情況1988年5月，南京市政府依據原碑文拓片，重立現今石碑，碑文基本復原，並擴充為正式「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中山陵西窪子村」陵園標識。今天看到的碑即此版本，周邊已規劃為紀念平台。原無主孤魂碑確在1939年10月立於西窪子村叢葬地，至1988年前已「湮沒无存」，遺失原因多指自然掩埋或開發破壞，你的1941年崩壞假設合理但待考證。若要深挖，建議查南京市檔案館的偽南京市政公署檔案或玄武區地方志中是否有1940年代該地的土災記錄。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這一方「無主孤魂墓碑」複製本的官方公開尺寸資料。就現有可見的文字與圖片，只能大概推測其比例，而不能給出精確長、寬、厚的數值現有資訊能推斷的範圍從相關研究與復原繪圖可見，原碑為傳統立式墓碑樣式，上有額首「無主孤魂之碑」六篆字，中段為帶魏體風格楷字碑文，下方略留空座，形制接近一般民國時期石碑比例，大致為「高約二至三米、寬約一米左右」的常見規格，但這只是按圖像與同類紀念碑比例作的估計，並非實測數據。紀念館內展示的複製本，通常會按原碑拓本比例放大或等比製作，以便觀眾閱讀；若需嚴格考證，如為日後再造一方石碑、或計算碑面可容納字數與字高，毫無疑問仍然需要紀念館或檔案館提供確切尺寸。



無主孤魂墓祭奠碑長存於東郊地上，與原無主孤魂墓碑一樣。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四a、靈谷東郊無主孤魂的亡者

南京靈谷寺東郊叢葬地，昔日曾是大屠殺遇難者遺骸四散的所在，如今卻早已換上了新面貌。眼前的景象整潔而寬闊，園區以公園式的設計修整，樹木排列有序，小道平整，綠化極為完善。昔日的村落早已不復存在，只留下整齊的草坪與靜謐的松林。若非知其歷史，幾乎無人會想像這片土地曾經蘊藏過那樣深沉的悲痛。歷史的痕跡被時間輕輕覆蓋，遺骨的散落早已無從尋覓。現今的環境，乾淨、靜謐而安穩，更似一處公園，而非墓地。或許，這樣的改變本身也是一種慰藉，讓死者得以安息於寧靜的景色中，也讓生者在整潔的花木間懷想那段不容遺忘的歷史。原意只是向昔日的遇難同胞致祭。臨行時隨意取了一小撮泥土，作為紀念與憑弔。不料回來編寫整理時，把小小的泥土放在案上沉思時，才在泥中發現一片細小的骸骨殘片。那一刻，心頭一震，彷彿隔著時空，亡魂在低語。我深知那絕非巧合，而是一種天人感應，生者與亡者，在無聲中互通了心意。然而這種情況卻在2007年前也遇上筆者謂之「陰陽會」。



大仁大義坊的琉璃綠瓦片及無主孤魂亡者骸骨。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2026

在南京的東郊靈谷寺與西窪子村一帶可謂歷史的交匯之地，一處承載勝利榮光，亦埋藏無盡悲傷。靈谷寺原為古剎，後成為國民革命軍的紀念所在，其中的「無樑殿」供奉著北伐烈士之靈，其建築宏偉肅穆；而寺前的「大仁大義坊」更象徵著國家統一與民族理想的完成，是北伐成功後的精神象徵。然而，在不遠處的西窪子村，卻有另一段被血與淚覆蓋的歷史。那裡正是南京大屠殺後的東郊無主孤魂墓地，收葬了大量無名的遇難者。時間的距離不過數里，意義的對比卻如天壤之別，一邊是中華民國的革命勝利紀念，一邊是日本侵略下的民族浩劫與人間悲劇。靈谷寺的鐘聲與孤魂墓的靜默，彼此遙遙相對，構成南京歷史中最具張力的一幕。這片土地將榮耀與傷痛並置，提醒世人：歷史不是單一的記錄，而是一座有血有淚的記憶之城。唯有面對兩種極端的真實，才能真正理解「南京」二字所承載的厚重。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五、草鞋峽無主孤魂墓的湮沒

南京大屠殺期間，草鞋峽叢葬地位於南京幕府山北麓山腳下，面臨長江，是侵華日軍屠殺中國難民與士兵的主要地點之一，與東郊叢葬地（如靈谷寺附近）相似，同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銘記數萬遇難同胞的慘痛歷史。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後，將下關沿江逾5.7萬名難民與解除武裝士兵捕獲，囚禁於幕府山下四五所村，經凌虐凍餓後，於12月18日夜捆綁押至草鞋峽，以機槍集體射殺，殘餘者遭刺刀戳死，日軍還縱火焚屍、棄屍江中，僅約3000具屍骸後被掩埋於此。民國26年（1937年）在草鞋峽叢葬地豎立一座石碑，名為「草鞋峽無主孤雲墓」（或稱「無主孤魂墓」），碑文簡樸僅刻「民國廿六年草鞋峽無主孤魂墓」十三字，無詳細死難者碑文，象徵無名亡靈的悲壯，與東郊叢葬地早期無主孤魂碑類似，但草鞋峽事件發生更早，直接對應屠殺高峰期。現今，該址建有12.13米高的彈殼形紀念碑（象徵12.13），碑文詳述慘案細節，每年公祭日吸引中外人士尋訪，公開資料多見於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紀念館檔案及近年報導，提醒世人勿忘歷史。

兩地均為侵華日軍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的集體屠殺場，日軍採取機槍掃射、刺刀補殺後棄屍或焚屍，再由後續中國民眾或紅十字會掩埋，受害者多為無抵抗平民與解除武裝士兵，象徵南京大屠殺的極端暴行。兩處早期均設有簡樸「無主孤魂墓」石碑，無詳細死難者姓名或碑文，僅標誌亡靈身份，現今均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建有紀念碑供公祭與尋訪。

草鞋峽位於幕府山北麓下關江邊，屠殺逾5.7萬人（1937年12月18日單次事件），規模更大且更早，屍體多棄江中或焚燒，現碑為彈殼形「12.13紀念碑」；東郊叢葬地（靈谷寺東側）則位於紫金山東南，屠殺約2萬人，屍堆成山腐爛，掩埋更集中，紀念以遇難同胞碑為主。草鞋峽事件直接對應屠殺高峰首週，東郊則稍後，地理上草鞋峽臨江便於日軍棄屍，東郊則為山區易掩埋。草鞋峽叢葬地與東郊叢葬地在南京大屠殺歷史中確有諸多相似之處，尤以早期墓碑遺失這一點尤為引人注目，凸顯了戰亂歲月對紀念遺存的摧殘。

均屬侵華日軍1937年12月屠殺高峰期的集體掩埋場，受害者多為平民與士兵，日軍屠戮後棄屍，後由中國民眾或紅十字會掩埋；早期均立有簡樸「無主孤魂墓」石碑，無詳細死難者姓名或碑文，僅標誌無名亡靈，後因戰火、風化或人為因素雙雙遺失，現今紀念設施多為重建或新建碑刻。兩個地方的「無主孤魂墓」或「無主孤魂墓」碑於民國廿六年（1937年）豎立，碑文極簡（草鞋峽僅「民國廿六年草鞋峽無主孤魂墓」），象徵無聲控訴，都在後續數十年間不翼而飛，反映屠殺後南京城破敗與紀念初建的脆弱，直至1980年代後才以現代碑體重塑公祭紀念。



1946年拍攝的南京草鞋峽江邊的「峽無主孤魂墓」墓碑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2023



南京草鞋峽江邊的「峽無主孤魂墓」墓碑復原模型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2023



中山門的明代城牆磚。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是由江蘇人民出版社與鳳凰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大型叢書，由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領銜主編，自2001年起啟動編纂，匯集中、日、英、德等多語種原始檔案、日記、調查報告及報刊，總計近4000萬字，成為研究南京大屠殺最權威的文獻集成。該集最早於2005年推出28冊、1500萬字版本，隨後逐年擴充，至2010年完成72冊全集，涵蓋加害方、受害方與第三方視角，後續偶有增補，現今以72-78冊規模廣泛流通，奠定其作為中文世界最詳盡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的地位。我們收藏的約20冊，精選核心卷次如日軍官兵日記、拉貝日記、倖存者口述及東京審判文書，濃縮了這套史料集的精華，為深入探討那段慘痛歷史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參考價值。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

六、歷史檔案上了解大屠殺東郊叢葬地 (附導讀解說)

崇善堂展開埋屍工作

2. 埋屍活動 崇善堂掩埋隊隊長周一漁致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函 (1938年2月6日)

徑啓者：查敝堂自掩埋隊成立迄今，將近彌月，工作分配甚繁，惟車輛異常缺乏，且現屬春季，氣溫上升，所遺屍體若不迅速掩埋，恐屍體暴露地面，關係公共衛生，良非淺鮮。一漁有鑒於斯，惟敝堂所用汽車系二十四年製造，現急需修理應配各件（一、電箱）（二、陪司登肖子）（三、克拉子）等，用特函懇貴會請設法補助以利工作，而便進行。事關慈善事務，相應函請察照，並希示復荷。此上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隊長 周一漁上（章）

[南京市檔案館 二、六 1002/19/44]

崇善堂展開掩埋工作 (1938年2月6日)

1938年初，南京城內外仍遍布戰亂遺體，屍臭瀰漫。崇善堂在隊長周一漁帶領下，組成掩埋隊，負責收殮掩埋死難民眾。這封信寫於掩埋行動約滿一個月時，周一漁向「自治委員會」陳述埋屍困難，懇請政府支援。信中指出，當時春季氣溫漸升，若不及時掩埋，屍體腐爛勢將危及公共衛生。他說明掩埋工作「分配繁重」，而最大的難題是運屍汽車老舊失修，零件嚴重短缺，急需政府補助修理以維持運作。這封信顯示出崇善堂在極端惡劣條件下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政府機能癱瘓、屍體無數的南京城中，掩埋隊以有限人力與資源，為死者爭取最後一份體面的安息，也為城市恢復秩序開啟艱難的第一步。

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復崇善堂掩埋隊隊長周一漁函 (1938年2月8日)

徑復者：昨接來函，以所用運屍屍體之汽車，急需修理，應配電箱等件，懇請設法補助，以利工作等語。查此項修配各件，本會尚無專管人員，應請直接與丁三汽車行修理部商洽為妥，用特函復，即希查照為荷！此致

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隊周隊長

[南京市檔案館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啓1002/19/44]

自治委員會覆函：修車自理 (1938年2月)

1938年初，崇善堂掩埋隊持續進行戰後屍體掩埋工作。由於運屍汽車老舊、屢遭故障，隊長周一漁在2月6日致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懇請政府撥款支援修車，指出「屍體若不速掩，恐關公共衛生」。兩天後，自治委員會回信。函中稱機構「尚無專管人員」，無法直接協助，建議崇善堂「自行與丁三汽車行修理部商洽為妥」。簡短一句回覆，意味政府並未具體援助，僅推責轉由民間自理。這封文件揭示出當時南京淪陷後的行政無能與人力匱乏，也突顯民間組織在戰後初期承擔城市善後角色的艱難現實——在官方缺席之下，崇善堂掩埋隊仍獨力肩負起清理與安葬死者的沉重任務。

崇善堂堂長周一漁關於組織掩埋隊救濟難民的呈文 (1938年7月5日)

為呈請借米救濟事。竊敝堂辦理救濟事業，歷有年所，從未中斷，本市金沙井堂址，因兵事關係，不能繼續工作，遂遷入難民區，照常積極進行救濟事務，不遺餘力。兵燹初定，滿目瘡痍，首先組織掩埋隊，盡力掩埋，而重衛生。同時散放食米，救濟難民，而維殘喘。是敝堂救濟事業因兵事而增多，堂產收入方面因兵事而減少。責任所在，不容少懈，竭力維持，迄於今日，勢將中斷。查敝堂原有殘婦貳千玖百名，月受恤金，藉維生活。當此逃難歸來之時，照常領恤，尚不足以糊口，豈可中斷，不發以絕其生。現敝堂收入全無，目前實難應付。迫不得已，用特具情呈請鈞署暫借食米陸百石，略資分配，以紓燃眉之急。敝堂本年秋收有成，即便奉趙。伏乞督辦鑒核批准，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 督辦南京市政公署督辦任①

南京市崇善堂周一漁 (章)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五日
[南京市檔案館 1002/2/1013]

崇善堂呈請借糧救濟難民 (1938年7月5日)

1938年夏，南京甫經戰亂，民生淒苦，屍橫遍野。崇善堂在堂長周一漁帶領下，雖堂產受損、資金枯竭，仍繼續展開慈善工作。周一漁在這封7月呈文中回顧，自淪陷後崇善堂「首先組織掩埋隊，以清理遺骸、重衛衛生」，同時在難民區散放食米，救濟饑民。然而，戰爭使收入口減、救濟需求增。堂內原有二千九百名受恤婦人，每月依靠補助維生，如今生活艱難。周一漁懇請市政公署臨時借出食米六百石，以解燃眉之急，並保證秋收後歸還。這份呈文不僅是物資請求，更表現出戰後初期南京社會的極度匱乏與人道堅持。崇善堂在公權力幾近癱瘓的情勢下，以慈善之力維繫城市的生與死——既掩埋屍骨，也救助仍在苟延求存的生者。

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職員關於調查崇善堂掩埋、救濟情況的報告節錄 (1938年7月13日)

為報告事。竊因奉派飭查崇善堂堂長周一漁呈請撥借賑米，以資救濟等情一案。職等遵即會同前往，查得該堂向來辦理恤嫠、施診、施藥等事，歷有年矣。此次兵災而後，復於難民區內設立辦事處，辦理掩埋、賑米各事，意至善也。查掩埋一項，大抵為前自治委員會及紅萬字會辦理居多，而該堂亦復依照辦理。近兩月來，掩埋較少，均由衛生處及紅萬字會調查辦理。此該堂辦理掩埋之情形也。

[南京市檔案館 1002/2/1013]

崇善堂的掩埋與救濟工作 (1938年7月13日)

1938年夏，南京市政公署派員調查崇善堂堂長周一漁的呈文。周一漁此前請求政府撥給糧米，以維持難民救濟與寡婦恤金發放。調查報告中寫道，崇善堂長期以來一直從事「恤嫠、施診、施藥」等慈善事業，歷年未斷。南京陷落後，崇善堂在難民區內另設辦事處，承擔兩項關鍵工作：一是組織掩埋隊，清理戰後滿城遺體；二是發放賑米，救濟飢餓難民。報告評價其「用意甚善」。官員同時指出，大規模掩埋行動最初主要由自治委員會與紅卍字會負責，崇善堂多屬配合辦理；到1938年5月、6月時，掩埋數量已減少，多由衛生機關與紅卍字會接手。這段文字顯示：在南京大屠殺後的救援與善後行動中，崇善堂既不是唯一的掩埋力量，卻是其中持續投入、並同時兼顧「埋屍與濟民」的民間核心機構之一。

[無主孤魂墓的建立]

偽南京特別市政府衛生局1939年5月份事業報告書節錄 (1939年6月)

修建靈谷寺無主孤魂墓據村民來告：中山門外靈谷寺、馬群、陵園、茅山一帶有遺骨三千餘具，由掩埋隊前往掩埋，計工作四十日，始收埋竣事。全部用費計九百〇九元。是項屍骨經選定靈谷寺東首空地為瘞骨之所，並用青磚扁砌圓形墳墓壹大座，外粉水泥，非常堅固壯麗。曾由高市長親撰無主孤魂碑記石碑一方，豎立墳前，以資紀念。復於五月二十八日前往致祭。

籌備掩埋草鞋峽大窩子一帶露骨：又據市民呈報，自寶塔橋起、至草鞋峽止沿江一帶，墳堆無數，純係事變後由紅萬字會所掩埋之屍體。一年來，經江水衝刷及莠民刨掘，完全暴露。曾派員前往調查，計有三仟余具，現正計劃仿照靈谷寺瘞埋辦法，蒐集聚攏一處，挖一深坑，作一總堆，豎一石碑，正辦理間。又據報大窩子地方，復有六乾余具之屍體、屍骨，尚須掩埋，已派員實地調查計劃中。

[南京市檔案館1002/6/130]

靈谷寺無主孤魂墓與沿江掩埋工程 (1939年6月)

1939年春，南京衛生局接獲村民呈報：中山門外靈谷寺、馬群、茅山及陵園一帶仍散落大量遺骨，估計超過三千具。政府派遣掩埋隊歷時四十天完成收埋工作，總費用約九百餘元。墓址設於靈谷寺東側空地，採青磚圓形結構，外層粉飾水泥，被形容為「堅固壯麗」。同年五月，高冠吾以「無主孤魂碑記」撰文立石，並由市府舉行祭典。同份報告還提及：自寶塔橋至草鞋峽沿江地區，原由紅卍字會掩埋的屍體因江水沖刷或人為挖掘，再度暴露。調查顯示約三千餘具遺骸需重新掩埋，計畫仿照靈谷寺方式集中瘞葬並樹碑紀念；此外，大窩子地區另有六千餘具屍骨待殮，亦由衛生局派員勘查。這份報告呈現出戰後南京在廢墟之間復建秩序的艱難過程。當局在「公共衛生」與「紀念亡靈」的雙重語彙下，試圖以掩埋與立碑，為滿目瘡痍的城市暫時覆上一層制度化的平靜。

偽南京市政督辦高冠吾的掩埋及無主孤魂墓

偽南京市政督辦高冠吾關於市民不得在城內任意埋葬棺柩的布告 (1938年11月28日) 為布告事，照得本京城內向不准埋葬棺柩，以重公共衛生。前因事變甫定，交通不便，運柩困難，聞有就城內荒地寄厝情事，原為一時權宜之計。近來各處交通業已恢復，凡寄厝棺柩，正應分【別】運回，擇地安葬。乃詳加察勘，城內地方，仍有任意埋葬之事，五台山一帶新冢累累，尤復觸目皆是。本署為注重公共衛生起見，嗣後城內任何地區一概禁止浮厝及埋葬棺柩。除令飭警察廳飭屬隨時嚴密查禁，並查明城內各處新葬及浮厝棺柩地點，並其家屬姓名、住址，造冊報核外，合當布告，仰全市民眾一體遵照。切切此布。

[南京市檔案館督辦高〇〇1002/2/1607]

禁止市區隨意埋葬的布告 (1938年11月28日)

1938年11月，南京淪陷一年後，市區仍受戰後混亂影響。當時的「偽南京市政府督辦」高冠吾發出一份布告，要求市民不得在城內隨意安葬棺木。布告指出，南京原本早有規定，城內不得埋葬棺柩，以維護城市的公共衛生。但在「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交通中斷、屍骸運送困難，一些市民暫時將棺木寄放或埋於城內空地，作為權宜的措施。隨著戰後秩序逐漸恢復、各地交通暢通，高冠吾認為這些遺體應該分別運回鄉里，另擇合宜地點安葬。然經詳細巡察後發現，城內仍有人任意埋葬，尤其在五臺山一帶新墳成群，情況嚴重。因此，他下令全面禁止市區任何地區繼續浮厝（暫存棺木）或埋葬棺柩，並責成警察廳嚴加巡查、登記新葬地點及死者家屬資料，以維護城市清潔與公共衛生。布告最後呼籲市民務必遵守，嚴禁再犯。這道命令反映出南京在戰禍初定時期的社會現況——大量戰亡與民眾死難，屍骸安置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難題。當局藉「公共衛生」名義整頓市容，也顯示出政權在動盪時期嘗試恢復「表面秩序」的行政面貌。

[無主孤魂墓碑銘文]

偽南京市政督辦高冠吾書寫的無主孤魂之碑碑文
(1939年1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時去南京事變將及一載，城闈、叢莽、山巔、水溪有遺骨焉。余既收殘骸於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瘞之。越二月，村民來告茆山、馬群、馬鞍、靈谷寺諸地遺屍尤多，乞盡瘞之。乃下其事於衛生局，選夫治具，悉收殘骨得三千餘具，葬於靈谷寺之東，深埋以遠狐兔，厚封以識其處，立無主孤魂之碑，且使執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雞、酒飯奠之，俾妥幽魄。嗚乎！諸君遭時喪亂，膏血肉於荒原，寄骸骨於丘隴，軍為民，男為婦，為老稚，有後無後，舉莫能知。人生慟痛，莫大於生無所養、死無所喪，況暴骨無依如諸君者。雖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數，洵如達人之論，彭殤可齊，隨化俱盡。蓋人之所爭者，不在久暫之歲月，而在不之德業與精神也。余既憐而瘞諸君，又以為諸君告。

二十八年一月，督辦南京市政高冠吾記。

無主孤魂碑碑文(1939年1月) 翹鵬譯

撰文者：偽南京市政督辦 高冠吾 中華民國廿八年即是1939年初，南京淪陷後一年多，城內外草莽叢生，各處仍散落著在戰亂中死去、無人收殮的屍骸。當時的市政督辦高冠吾受到命令，負責整頓南京市政。他在巡視時發現，無論城牆內外、山坡溪谷，到處都可見遺骨。高冠吾先在城區收殮了二十多具遺骸並安葬，之後又接獲村民報告，稱茆山、馬群、馬鞍山、靈谷寺一帶仍有大量屍骸暴露。於是，他責成衛生局出面辦理，派工人收集並掩埋遺骨，共得三千餘具，最後安葬於靈谷寺東側，築墳築碑，以「無主孤魂」名之。為表哀思，高冠吾還令官員夏元芝以豬蹄、雞隻、米酒祭奠，祈求亡魂安息。在碑文中，他以哀婉之辭感嘆，這些人中有軍有民、有男女老幼，許多甚至無人知曉其名、無人可祭。他寫道：「人生最悲痛的，莫過於生時無人照料，死後無人安葬，更何況如今屍骨曝露於野。」高冠吾於文末寄語，認為生死有命，但人的價值不在壽命長短，而在於德行與精神。他既為這些亡靈哀憫，也藉此立碑寄託哀思，使「無主孤魂」能有所依，亦作為一段城市記憶的見證。

無主孤魂碑碑文(1939年1月) 譯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1938)十月，我受任命負責管理南京市的市政工作，這個時候距發生「南京事變」(南京大屠殺)已經差不多一年了，但是南京城內開曠的地方、野外荒郊、山體高地和江河溪谷間都有死難者的陳屍。最初我收殮了城牆上二十六具遺骸。剛過了兩個月，又接到村民的通知：茆山、馬群、馬鞍、靈谷寺各地的屍骸特別多，他們請求政府把所有遺骸全部掩埋。於是我將這件事交由衛生局處理，同時挑選壯丁準備好相關工具，收殮了在上述地區發現的遺骸共三千多具，埋葬在靈谷寺的東郊。旨在把骸骨深深地埋入土中遠離狐狸和野兔的侵擾，於該處堆上高高的封土作為地標，以方便日後辨識，並豎立了「無主孤魂之碑」，同時派夏元芝執事以豬蹄、雞禽和酒水米飯等物品舉行拜祭，希望亡者的靈魂得以安息，遺骸亦得到妥善的安置。哎！各位於戰亂中慘遭不幸，身體中的血肉任由氣候的摧殘化為荒野土地上的脂膏，骸骨零散在丘壟之上而無人收殮。無論你們生前是軍人、是平民、是男人、是女子、是老者、或是孩童，或是各位當中否仍有後人延續香火，我們無法知曉了。人生中最大的悲慟莫過於活著的時候無法得到基本的供養和照顧，死後連遺體也無人處理，就如各位這樣，你們的屍骨曝露於荒野這麼久而外界卻默默無聞！雖然說生命的長短是由天注定的，確實如古代聖賢的理論一樣，就如老壽星彭祖和剛來世時夭折的嬰兒一樣，死亡對於他們有著同樣的遭遇，都是隨著自然的變化而最終步向滅盡的，所以人類所追求的東西，不是在於生命的長短而是在堅持行善積德和弘揚人格的精神。我有感於此對你們有憐憫之情故把你們在此安葬，而且以此碑來祭奠你們。

督辦南京市政 高冠吾撰，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

市民“目擊者”關於籲請修繕靈谷寺
無主孤魂墓致偽市長蔡培的信函①（1941年4月11日）

徑啓者：事變以後，高前市長檢收城內外無主屍骨三千餘具，合葬於靈谷寺之東，並堆土為墳，立石為碑，洵屬善舉。惟砌造墳頭，稍欠堅固，致現時墳頭已有一部倒壞。執事為善，向不後人，希飭修為荷。此致蔡市長

目擊者啓四、

[南京市檔案館一一1002/5/694]

①該件信封上已由偽市政府辦事機構改簽轉“謝局長”，即偽工務局局長謝學瀛；信正文天頭處有批示為“交工務局速派工人前往修理”。

市民目擊者的修墓請願（1941年4月11日）

1941年春，一位署名「目擊者」的南京市民致信市長蔡培，指出靈谷寺東側的「無主孤魂墓」因建築簡陋、年久失修而部分坍塌。他在信中回顧，這座墓由前任市長高冠吾於「南京事變」後主持修建，安葬了三千多具在戰亂中無人收殮的遺骨，並立碑紀念原意甚善。然而時隔數年，墓堆土鬆、磚石崩裂，部分墓頂倒壞，遺骨曝露。「目擊者」以誠懇語氣指出：「執事為善，向不後人，希飭修為荷」，懇請政府盡快資助修繕，以慰亡靈。此信後被市政府轉呈工務局，局長謝學瀛批示「速派工人前往修理」。雖未見修復成果的後續記錄，但這封來信成為南京在戰亂陰影下，民間仍期盼亡者獲得安息的珍貴見證。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是全國重要的檔案保存機構，收藏大量民國時期檔案，包括南京大屠殺相關珍貴史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位於南京市江寧區，成立於1964年，主要收藏1912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檔案，總量超過千萬件。該館是研究抗日戰爭與南京大屠殺史的核心場所。南京大屠殺檔案規模，館內保存的南京大屠殺檔案主要形成於1937-1948年，涵蓋紙質文件、照片、膠片等多種類型。包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等11組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的資料，近2000份市民呈文及南京市政府檔案，另有183卷南京市檔案館移交的暴行記錄，重要史料類型，檔案細分為屠殺暴行、掩埋屍體統計、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文件、慰安所設立等，鐵證如山。這些資料曾用於谷壽夫等戰犯審判，至今為歷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證據。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2026

偽工務局長謝學瀛關於無暇兼顧修理靈谷寺無主孤魂墓的手諭②
(1941年4月14日)

現在本局路工均集中在上海路趕辦限期築路工程，實際上只管修路，猶恐不及，如必須兼辦修砌墳墩等額外零星工作，雖添雇臨時零工，實無暇兼顧。查明孝陵墳溝填平及修理破損亦急，應辦理，可酌定添雇零工人數及另雇卡車，簽請核示辦理。

第二科 [南京市檔案館謝學瀛 (草) 四、十四1002/5/694]

②該手諭為對4月11日一位自稱“目擊者”關於吁修無主孤魂墓之來信的批示。

偽工務局有關靈谷寺無主孤魂墓修理未果的原因 (1941年4月14日)

1941年春，一位自稱「目擊者」的市民致信南京市政府，反映靈谷寺的「無主孤魂墓」因年久失修、雨水沖刷而坍塌，遺骨外露，希望政府能盡快修繕，以示安撫亡靈與尊重死者。工務局長謝學瀛收到轉呈後，於4月14日作出批示。他表示，當時工務局的人手與物資幾乎全部投入「上海路築路工程」，工作已經緊迫；若再追加修墳等零星項目，即使臨時增聘工人，也難以兼顧。謝學瀛指出，目前孝陵墳溝填平及道路破損修補同樣急需處理，可另行酌情增加臨時工與卡車施工，但難以同時進行墓地修繕。這份手諭揭示了在戰時南京的行政現實——公共建設被優先考量，而戰亂死者的安葬問題往往被延後。從人道關懷的角度來看，它反映出當時政府對「無主孤魂」的修墓請求雖有回應，卻因資源匱乏與行政壓力而被擱置。

偽衛生局僱員蕭財源關於勘查靈谷寺無主孤魂墓崩潰情形的報告 (1941年4月18日)

為報告事。竊職奉派查看靈谷寺無主孤魂墓情形。職當於昨日前往。計勘得該墓墳堆已經全部崩潰。細究崩潰原因，皆由於內埋之屍骨計有三千餘具，當時均疊架瘞埋，無法捶實，加之面積甚大，時日稍久，屍骨即行疊實，而墳堆上蓋青磚即隨之下落，再經雨水泥土澎〔膨〕漲，四周磚牆當然開花倒塌，此為一定之理。當日其所以未能精密計劃者，皆因限於經費之故也。刻下既有前車之鑒，絕不能再行敷衍從事，非寬籌經費交工務局精密計劃不可。是否有當，理合報請鑒核。謹呈主任夏轉呈

科長

顧局長

衛職蕭財源謹呈 (草)

偽衛生局長衛錫良批示：簽請市座核辦。四、十八
[南京市檔案館1002/6/388]

靈谷寺無主孤魂墓坍塌勘查報告 (1941年18日)

1941年春，南京市衛生局派員前往靈谷寺，調查「無主孤魂墓」的嚴重崩塌情況。僱員蕭財源於4月18日回報指出，墓堆已「全部崩潰」，骸骨外露，情勢慘不忍睹。經詳細勘查，他說明崩塌的主要原因：當初埋葬約三千多具屍骨時，因數量龐大，只能層層堆疊安置，未能壓實。隨著時間推移，屍骨自然下沉，上方青磚覆層也逐漸塌陷；再加上雨水滲透、泥土膨脹，四周磚牆終於全面倒塌。這種結果，在設計上本屬必然。蕭財源指出，最初設計倉促、經費有限，是導致問題的根源。為避免重蹈覆轍，他建議此後若要修復，務必「寬籌經費」，交由工務局重新設計，進行精密施工。該報告經衛生局局長衛錫良批示，轉呈市政府處理。這份文件不只是關於墓地坍塌的技術報告，也反映了當時戰後南京政府在資源匱乏下的人道與行政矛盾：對死者的安置心有餘而力不足。

[無主孤魂墓的損毀的考察報告]

偽衛生局關於報修靈谷寺無主孤魂墓致偽南京市長蔡培的簽呈 (1941年4月21日)

南京市政府衛生局簽呈四月二十一日
於衛生局

案據掩埋隊領隊蕭財源報稱：查靈谷寺無主孤魂墓業經全部崩潰，究其崩潰原因，蓋由於屍具過多，疊架瘞埋，無法捶實，日久屍骨壘塞，而墓上青磚隨之下落，再經雨水，泥土澎〔膨〕漲，四周磚牆開裂倒塌，乃定理也。按當建築時，所以未能精密計劃者，良以限於經費故耳。現既有前車之鑒，絕不能再敷衍從事，是則固非竟籌經費交工務局精密計劃不可。是否有當，報請鑒核。等情。據此，查該墓雖系瘞埋無主屍體三千餘具，俱屬事變中我國馬群、靈谷寺、孝陵衛一帶陣亡將士殉職英雄。①茲者和平發軔，中日人士對於雙方陣亡將士無不追念前烈，頗致敬意。

友邦已在菊花台方面建造偉大陣亡將士忠靈塔及墳墓，則該墓似不宜聽其傾圮〔圮〕，速予修建為是。如何籌款設計之處，理合簽請鈞長鑒核辦理，公德兩便。謹呈

市長蔡

偽市府批示：交工務局派員勘估。
衛錫良批示：迅予轉工務局查照。四、二二
衛生局局長衛錫良 [南京市檔案館1002/6/388]

① 此處稱無主孤魂墓全為“陣亡將士”屍體，似與前偽南京市政督辦高冠吾在無主孤魂碑文中所說“諸君遭時喪亂，膏血肉於荒原，寄骸骨於丘隴，為軍為民，為男為婦，為老稚，有後無後，舉莫能知”之意不合

關於修繕靈谷寺無主孤魂墓的簽呈 (1941年4月21日)

1941年春，南京衛生局報告稱靈谷寺的「無主孤魂墓」已全面崩塌。根據掩埋隊領隊蕭財源的調查，當初墓中埋有三千多具因戰亂而死的遺骸，因數量龐大、堆疊埋藏且未壓實，時間一久屍骨下沉，使得上層青磚塌陷，加上雨水滲透與土壤膨脹，導致整座墓體四壁崩裂倒塌。此現象被認為是「一定之理」，亦即結構失衡的必然結果。衛生局指出，當年墓地建造倉促且經費有限，未能妥善設計。如今既已崩壞，需重新籌措資金，由工務局擬定精密設計修建方案，以免再次敷衍成事。

值得注意的是，該份簽呈特別將墓中「無主孤魂」重新定義為「事變中我國馬群、靈谷寺、孝陵衛一帶陣亡將士與殉職英雄」，並強調「和平發軔，中日兩方皆追念先烈」，藉此呼應當時日軍占領政權塑造「和解」形象的需要。簽呈最終由市長蔡培批示交工務局勘估，衛生局長衛錫良再轉呈辦理。此文件既是技術性報告，也展現出政權藉「修墓」作為政治象徵的轉換過程——將原本無人收殮的戰亡平民，重新包裝為「陣亡將士」，以符合政治敘事與社會穩定的宣傳目標。從「無主孤魂」到「陣亡將士」~敘事的轉變靈谷寺「無主孤魂墓」最初由偽南京市政督辦高冠吾於1939年主持修建。當時的碑文明確寫道，這些死者中「有軍有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無人知其名」。高冠吾以哀悼人道的立場撰文，強調他們都是遭戰亂波及、無人安葬的無辜亡靈。然而兩年後，1941年的衛生局簽呈中，這些遺體卻被重新定義為「事變中我國陣亡將士與殉職英雄」。

這一表述將原本未分敵我、無主無名的亡者，轉化為「官方認可」的英烈，並藉此呼應當時偽政權推行的「和平」與「中日共存」宣傳立場。也舉出了友邦（日軍）方面亦有紀念陣亡將士的「菊花台」、「忠靈塔」等紀念建築，其亦能理解使用這種描述，是加強對有關當局提出撥款的力度理由，故意將埋葬者說成是「軍魂」，從而希望得到撥款修葺，這樣的文字差異，表面上只是文件措辭的不同，實際上反映了政治意識形態下歷史敘事的再造——從人道安葬到政治象徵，無主孤魂的身份被重新界定，也暴露出戰時南京在權力與記憶之間的複雜張力。

偽衛生局關於修復靈谷寺無主孤魂墓致偽工務局的箋函 (1941年4月23日)

箋函案據本局掩埋隊報稱，靈谷寺無主孤魂墓業經全部崩潰，擬請派員精密計劃、估價、修復等情。業經簽請市府。奉批復工務局派員勘估。等因。相應抄同原簽，隨函送請貴局迅予派員前往勘估，以備修理，而慰幽魂，實德便。此致工務局

附送抄原簽一件

[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市政府 衛生局啓1002/6/388]

關於修復靈谷寺無主孤魂墓的函件 (1941年4月23日)

1941年春，靈谷寺「無主孤魂墓」因多年風雨而全部坍塌，遺骨外露。衛生局接獲掩埋隊報告後，建議應由專業部門重新勘查、設計與修復，並已呈報市政府核准。4月23日，衛生局依批示正式致函工務局，請其「迅予派員前往勘估」，以便進行修理工作。函中特別寫道修墓「以慰幽魂」，認為此舉不僅合乎人道，也屬「有德之舉」，可兼顧政治與公共形象。此函顯示出偽南京市政府在行政層面仍依循正式流程運作，同時也反映出戰後城市治理中，「修墓」既是公共衛生工程的一環，也成為象徵性的人心撫慰行動——在動盪歲月裡，對死者的「安置」成為維繫秩序與人性的微弱努力。

偽陵園警衛隊隊長張大鵬關於籲請修繕靈谷寺無主孤魂墓致偽市長蔡培的呈文 (1941年11月17日)

查靈谷寺左邊之第三公墓，原事變後各處所遺之骸骨甚多，經前任高市長派員主持收集三千餘具骸骨瘞於此，並立無主孤魂碑，以志其事，迄今已越數載，前所築墳墓，以坭〔泥〕砂磚土砌成，甚屬苟簡。今年夏秋之際，雨水衝破，繼以陸續崩陷，骸骨暴露於外。竊以此輩死於戰禍之同胞，已慘受不得其死之冤，今遺骸骨無安托之所，觀之能不動人以惻隱之懷耶？職供職於此，朝夕目睹，謹備文呈請鈞座鑒核，請迅賜籌劃，在此冬令籌款重修此公墓，以免明春雨水重擊之際，愈致倒毀。並候示遵，實力德便。謹呈

南京特別市政府市長 蔡

陵園警衛隊隊長 張大鵬 (章)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偽市長蔡培批示：閱。十一、十八

偽社會局11月19日批示：事關修理墳墓工程，移請工務局核辦。偽工務局

批示：擬交建築股勘估預算呈核。十一、十九偽工務局長謝學瀛

批示：如擬。十一、廿 [南京市檔案館1002/5/694]

靈谷寺無主孤魂墓修繕呈文 (1941年11月17日)

1941年(民國三十年)11月，南京淪陷時期，陵園警衛隊長張大鵬向當時的「偽南京特別市政府市長」蔡培遞交了一份呈文，請求修繕靈谷寺旁邊的無主孤魂墓。這份文件記載了靈谷寺左側第三公墓的狀況：在「事變」(即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南京各地遺留下許多無人收殮的遺骨。當時的市長曾派人收集了三千多具遺骨，集中埋葬於此地，並立下一塊「無主孤魂碑」以志哀悼。這座墓地建成數年，但因當初施工材料簡陋，只以泥沙磚土堆砌，結構不牢。到1941年夏秋之間，連日暴雨沖刷，土墓多處坍塌，導致遺骨暴露於外，情景慘不忍睹。張大鵬身為陵園警衛隊長，長期在現場工作，目睹此景深感悲憫。他在呈文中寫道，這些都是因戰亂而喪命的同胞，本已死於非命，如今遺骨又曝露無依，令人惻隱。他懇請政府儘快撥款修繕公墓，趁冬季天氣穩定之際施工，以免來年春雨再度造成毀損，使墓地更加殘破。市長蔡培批示「閱」後，社會局於11月19日轉交工務局辦理，工務局則擬由建築股派員勘查、估算修繕經費，再呈報核准。這封呈文不僅反映當時戰後南京的荒涼景象，也展現了基層人員對戰亡者的人道關懷。

偽工務局建築股職員李起化關於修繕靈谷寺無主孤魂墓工料費用的勘估簽呈 (1941年12月9日)

案奉鈞長交下陵園警衛隊長張大鵬呈一件靈谷寺之第三公墓 原系泥沙磚土砌做，今夏被雨水衝破，顛骨暴露，請求籌劃修理，以安幽魂由，奉批交職股勘估預算呈核等因。奉此，遵經前往勘得該公墓外牆用十五吋磚砌做，其頂面則用十吋磚碼砌，現已崩裂，如加以修理，須全部拆做，計需工料費貳仟玖佰柒拾玖元陸角。奉命前因，理合檢同圖樣及預算書簽請鑒核。謹呈

科長 周轉呈

局長 謝

附繳原呈暨圖樣預算書各一件

職李起化 (章)

偽工務局長謝學瀛批示：所有不急工程，現時暫行緩辦，俟有經費再行酌修可也。十二、九

附：南京市政府工務局概算書

工程名稱：修理墳墓 施工地點：中山門外靈谷寺第三公墓

工程總價：國幣貳仟玖佰柒拾玖元陸角整

工料種類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復價 (元)
15"圍牆	100' X5'	英方	5.00	150.00	750.00
圍牆嵌灰縫	3'—6" X100'	~	3.50	20.00	70.00
洋灰粉面	1'—6"X100'	~	1.50	120.00	180.00
墳頂10"牆	直徑32"①	~	8.04	120.00	964.80
墳頂洋灰粉面		~	8.04	120.00	964.80
運料費					50.00
合計					2 979.60

①似應為32'，即32英尺。②該件與衛生處僱員蕭財源1938年6月11日之日報告同紙，且該年6月6日至11日方為週一至週六，而5月6日至11日則為破週統計，不合情理，故判定為6月6日至11日

無主孤魂墓修繕勘估簽呈 (1941年12月9日)

1941年底，靈谷寺「無主孤魂墓」坍塌事件持續延燒。此前陵園警衛隊長張大鵬上呈修墓（第三公墓）請求後，工務局建築股職員李起化奉命前往現場勘查，並於12月9日呈報詳細報告與預算。李起化說明，墓地原以十五吋泥沙磚土簡陋砌成，經多年風雨沖蝕，磚牆與墓頂已全面崩裂，屍骨頭顱外露。若要徹底修復，需全數拆除重建，估計耗費2,979元6角（國幣）。他並繪製圖樣及概算書，呈報工務局核示。局長謝學瀛批示：「所有不急工程，現時暫行緩辦，俟有經費再行酌修。」這句批語意味著，修墓工程因缺乏資金而被延後。無主孤魂墓在重修計畫中再度被擱置，成為戰後南京許多「因經費不足而無法安息」的象徵之一。靈谷寺無主孤魂墓修繕工程預算表（1941年）為修復靈谷寺「無主孤魂墓」，工務局建築股於1941年12月擬出一份詳細的工料估算。報告中記錄了施工項目、尺寸比例與價格，總工程費合計2,979元6角（國幣）。主要工程包括：

15吋厚的圍牆（長約100英尺，高5英尺），造價750元；牆體灰縫與粉面處理，約250元；運料費另計50元。墳頂10吋厚牆與灰粉覆面，合計約2,929元

整份表格清楚展現戰時南京官方工程的核算方式與細節化管理，也映照出當時以有限資源嘗試維護「無主孤魂墓」的實際情形。這些冷靜的數字背後，代表的不僅是一項施工預算，更是一座戰亂之城試圖為無名亡者留下尊嚴的努力。

(三) 南京市崇善堂的掩埋

1. 機構概況 偽南京市社會局調查崇善堂組織、慈業概況登記表① (1940年6月15日)

名稱：崇善堂
 地址：金沙井三二號
 成立日期：二十七年八月②
 立案機關：社會局立案日期：同上

沿革：前清嘉慶二年原名同善堂，道光年間又有一益堂，均系辦理慈善事業。後於同治年間，始將上述二堂合併改組，定為今名。民國二十八年經社會局核准立案。二十六年事變，會務停頓③。二十七年八月，始由留京董事週一漁呈請恢復。

創辦人：甘炳、汪士鐸等十六人。
 會員：男，一九人。
 組織概況：董事會，保嬰、恤嫠、除材、施藥四股。
 負責人姓名：周一漁④

難者的屍體掩埋

工作概況：恤嫠（其他停辦）慈善事業設施情形：曾於本年一月份恤嫠二千九百人，每人五角（共計一千四百五十元）。不動產：田四百十七畝，地四千四百五十三畝，市房十九所。按月收入：一百元按月支出：一百元有無困難情形：無
 調查者之意見：該堂現在除辦理恤嫠外，其餘悉皆停頓。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南京市社會局調查者陳載申 [南京市檔案館 1002/2/1027]

① 崇善堂，南京慈善機構，成立於清嘉慶二年（1797年），初名恤嫠局，以救濟貧舊無依的寡婦為主要工作。清同治四年（1865年），由甘炳等人捐資，改現名。宗旨不變。堂址設城南金沙井32號。南京淪陷前夕，該堂遷入難民區，辦理救濟難民食米工作。南京大屠殺期間，該堂組織“崇字掩埋隊”，自1937年12月26日起至1938年5月初，共收掩遇難同胞屍體11.2萬余具。②公曆1938年8月。③此處所指“會務停頓”，應為在南京大屠殺以後，而非一經城陷，即行停頓。④周一漁，約出生於1887年，南京人，國醫，親為市民施醫、施藥，南京淪陷前後任崇善堂董事長、堂長，兼崇字掩埋隊隊長。

工作概況：恤嫠（其他停辦）慈善事業設施情形：曾於本年一月份恤嫠二千九百人，每人五角（共計一千四百五十元）。不動產：田四百十七畝，地四千四百五十三畝，市房十九所。按月收入：一百元按月支出：一百元有無困難情形：無調查者之意見：該堂現在除辦理恤嫠外，其餘悉皆停頓。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南京市社會局調查者陳載申 [南京市檔案館1002/2/1027]

偽南京市社會局調查崇善堂組織慈業概況登記表 (1940年6月15日)

崇善堂與死難者的掩埋工作 (1937-1940) 崇善堂是南京歷史悠久的慈善機構，最早可追溯至清嘉慶二年（1797年），以救濟貧苦、撫恤寡婦為宗旨。清同治年間經重組，更名為「崇善堂」，位於城南金沙井32號。1937年「南京事變」後，市區屍橫遍野。崇善堂在董事長兼堂長周一漁帶領下，組織「崇字掩埋隊」，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初，歷時四個多月，共掩埋超過十一萬具難民與同胞遺體，成為戰後最早、規模最大的民間掩埋行動。1940年社會局重新調查時，崇善堂仍在名義上運作，但多數業務已停頓，只保留「恤嫠」（救濟貧苦婦女）一項。其登記名單顯示每月收入支出各約百元，財產包括田地與市房若干。調查者評語指出：「除恤嫠外，餘皆停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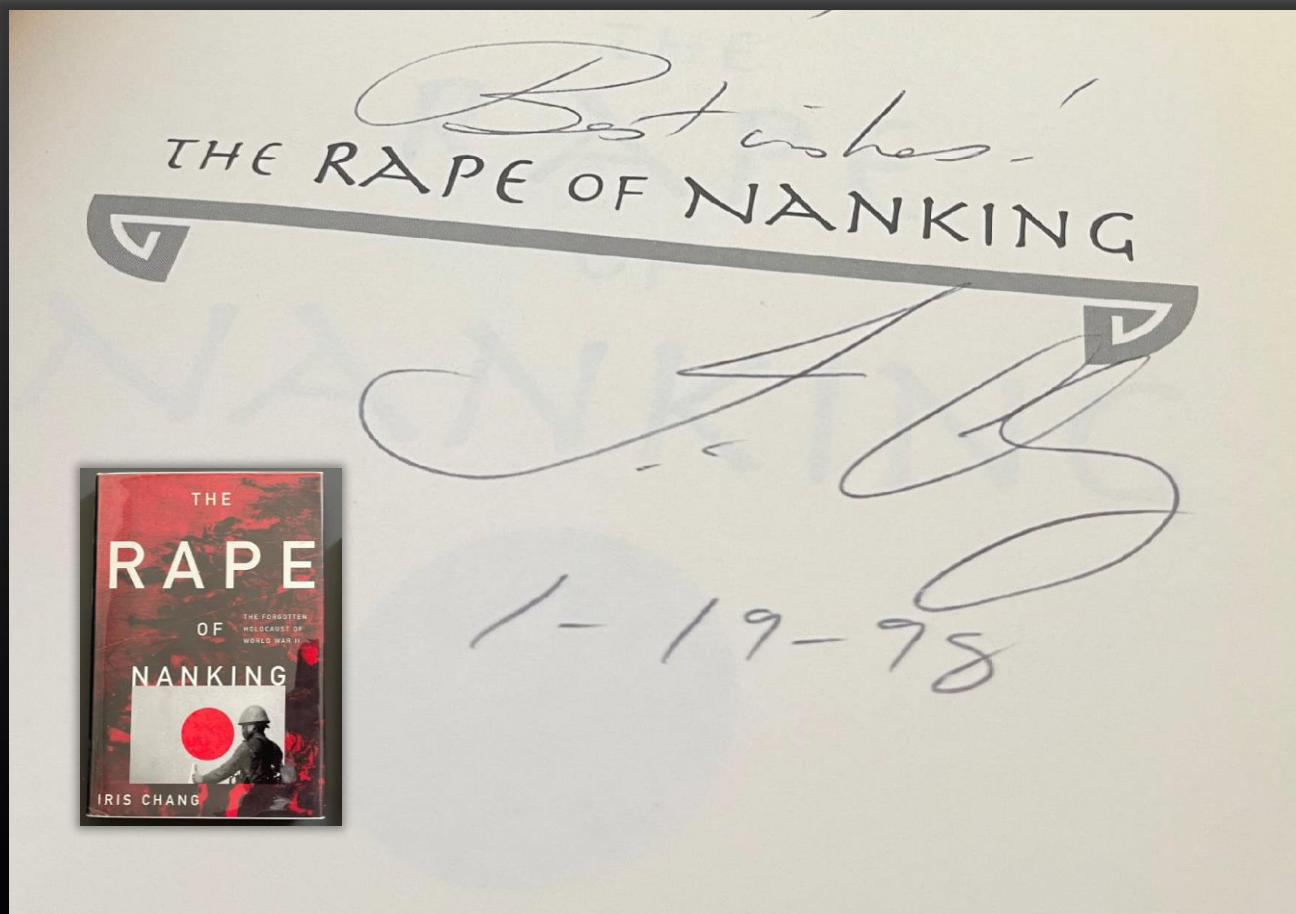
這份記錄不僅呈現一個民間慈善機構的延續，也見證了南京在戰後極度凋敝的社會中，仍有人以有限之力為死者與生者提供一絲安撫與尊嚴。戰後崇善堂的慈善現況（1940年）1940年，南京社會局對崇善堂進行調查時，記錄顯示該堂雖仍在運作，但絕大部分業務已停頓。當時的慈善工作僅餘「恤嫠」一項，即救濟貧苦寡婦與孤困女子。調查報告指出，崇善堂於當年一月共救助2,900人，每人發放五角銀元，總支出約1,450元。機構名下仍持有少量財產，包括耕田417畝、土地4,453畝及市區房產19處。每月收支各約100元，暫無財務困難。社會局調查員在結語中寫道：「該堂現在除辦理恤嫠外，其餘悉皆停頓。」這份簡短記錄標誌著崇善堂由昔日繁盛的多項慈善機構，逐漸縮減為僅能勉力維持的救濟組織，也映照出戰後南京社會重建的艱難與民間慈善的脆弱延續。

中華戰曲 Song of Fighting China



《中華戰曲》(Song of Fighting China) 是一本於1940年代在美國紐約印刷發行的音樂書籍，收錄了中國抗戰時期多首著名歌曲，如《中華民國國歌》及《義勇軍進行曲》等，極具歷史價值。書籍封面設計極富象徵意味，以一名佩戴德國式鋼盔的中國士兵作為主視覺，展現出那個動盪年代中華民族頑強抵抗與不屈精神的象徵。整體風格沉穩而莊嚴，令人一見便肅然起敬，彷彿將人帶回那段滿懷民族氣節與熱血激情的歲月。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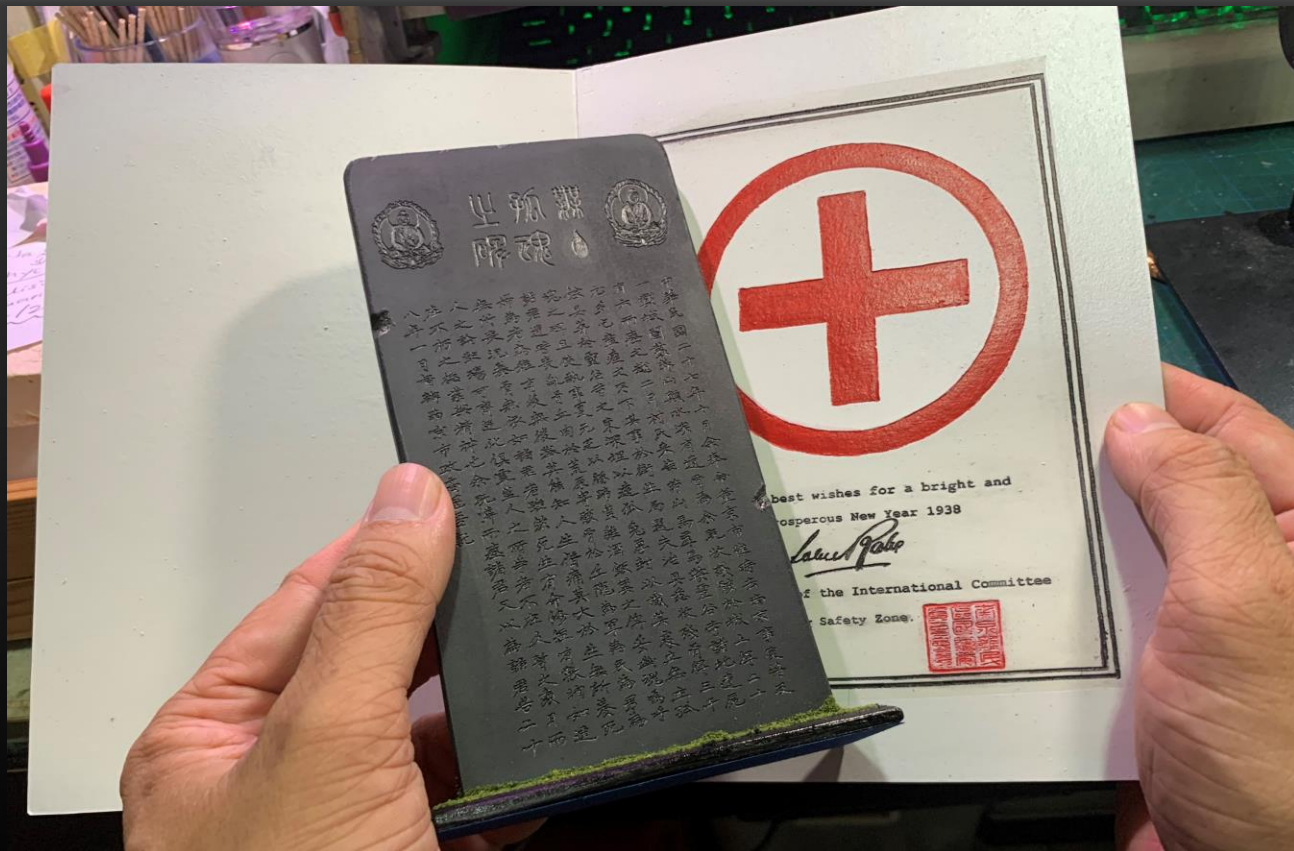


上圖為已故的張純如小姐(Iris Shun-Ru Chang)1998.1.19的親筆簽名著作,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中文版譯名《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儘管對日抗戰已結束超過八十年,但仍有不少迷團還未解開,受難者昭雪之期肯定的仍然未得到。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自踏入南京大屠殺研究以來,不覺已近二十個年頭。這二十年,是追尋史實的路,也是與時間與記憶對話的過程。從早年的檔案整理,到後來親赴現場,最終在內心的一份鼓勵下,我完成了對「西窪子無主孤魂墓地」的探訪。那片土地的靜默,像是一種無言的回應,也是一種提醒,歷史並非文字的遺跡,而是仍在呼吸的現實。回望這二十年,我見證了日本、美國與中國南京方面眾多專家對此議題所作的研究與維護努力。

無論學術背景或立場如何,他們共同的精神在於:以尊重證據、追求真相為本。這份專業態度,讓我深深感受到跨越國界的人性共鳴。然而,另一面現實卻令人遺憾。這段沉痛的歷史,常被某些具有支配性的政權操弄,作為政治或外交的籌碼。以亡者之血換取權力的話語,實是對倖存者的再度傷害。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竟曾在接見日本領導人時,以「多謝日本侵略,否則我們也不會有今日的政權與會面」作為所謂幽默之詞。這樣的話語,也許被視為外交上的輕描淡寫,但對中國人而言,卻是深刻的羞辱。當侵略之痛被玩笑地置換為「歷史機遇」,民族尊嚴又何在?歷史的沉重被一語輕輕抹去,令後人情何以堪。

此外更有位已故中共領袖人物,在外交場合竟語出「我們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如此言辭,看似寬宏,實則空洞,對死難者的尊嚴而言,是一種冷漠的消解。我想起已故香港學者杜學魁先生生前在訪談中所表達的憤慨,他清楚指出,歷史真相不該被粉飾,也不容被政治收編。南京大屠殺的悲劇,早已成為無法挽回的史實。距今八十餘年,時間可以撫平部分傷痕,卻不應磨去人類的記憶與道義。二十年的研究歷程,教會我最重要的一句話:堅守人格的底線,就是不卑不亢,如實報道。歷史工作者的責任,不在迎合任何政權或利益,而在於守護真相本身。若歷史被操控,那便是對全人類的背叛。因此,我以此文為結語,既是對自己的總結,也是對後來者的叮嚀,面對歷史,要有敬畏之心;面對權力,要有拒絕的勇氣。唯有如此,亡者方能安息,生者方能無愧於心。



上圖：延陵科學綜合室復原的「無主孤魂碑」及「南京國際安全委員會」1937年12月25日聖誕卡
 圖片來源：延陵科學綜合室藏2023

文籍期刊資料/互聯網絡資料

南京浩劫(NANJING HAOJIE)~被遺忘的大屠殺 [美] 張純如 著 楊夏鳴譯 東方出版社 出版發行 200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by Iris Chang.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 Copyright • 1997

南京：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 編譯 湯美如主編 章開沅編譯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5年7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張憲文 主編 第五冊 遇難者的屍體掩埋 孫宅巍 編 責任編輯曹斌 出版發行 江蘇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張憲文 主編 第一至廿八冊 遇難者的屍體掩埋 出版發行 江蘇人民出版社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上)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編 南京出版社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下)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編 南京出版社

總理奉安實錄 總理奉安專刊編纂委員會編 南京出版社

首都計劃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 南京出版社

陷京三月記 蔣公毅 著 南京出版社



願你們安息

May you rest in peace

安らかに眠ってください